

創意學習分項計畫一：英文與數學協同教學實驗教材

單維彰、劉愛萍

民國 94 年 9 月 16 日

【前言】

這齣話劇的名字叫做《Proof》，證明的名詞，動詞是 Prove。會搬上舞台的話劇，不會專門是在講數學，就像我們看「貝多芬與他的情人」、「鋼琴師與他的情人」這些電影，還有費曼的故事也搬上了銀幕，而這些故事多半在描述他的生活、他的人生觀、他的困頓以及他的愛情。當我們講這個人的故事時，他的背景或許是個作曲家、劇作家，那何不也可以是個科學家、物理學家或者是數學家，他亦有他的感情，也有他的困頓，而此劇針對一個數學家的困頓處著筆。

Proof 這個字也許大部份人會認為是證據的意思，其實在數學裡的解釋是所謂的證明。如果您還記得國中跟高中數學的話，數學老師常常會出個題目，請『證明』什麼什麼事情。所以這齣戲若翻成中文的話，劇的名字應該就叫做《證明》。

在選這一齣戲之前，其實我完全不知道它後來會這麼有名！大概是在西元 2001 年，我在一個數學的雜誌（應該說是報紙）上面，看到這一齣劇的介紹，那時候還沒上演，才剛剛被寫出來。那份數學刊物上面還介紹了當時好幾個與數學領域相關的，比較廣為大眾接受的傳播或是娛樂的書籍、媒體，劇本等等。從 1995、96 年開始，好像漸漸不約而同的，一些文藝界的人開始拿數學的題材去寫小說、寫劇本。

其中我看到的那一篇報導，主要不是在說《Proof》，而是在說《A Beautiful Mind》（美麗境界，羅素克洛主演），那其實就是一本傳記。在那個傳記出版之後，數學界也覺得寫的不錯，大眾也都讀得津津有味，但沒想到竟有人要買它的電影版權！另外還有一部小說叫做《遇見哥德巴赫猜想》（Uncle Petros & Goldbach's Conjecture），是一個希臘裔的小說家寫的，後來也被編成了舞台劇，是不是有可能會上大銀幕，我們拭目以待。而那篇報導裡也提到了《Proof》，報紙裡引了《Proof》裡面的一段對話，就是男女主角 Catherine 跟 Hal 的一段對手戲，當時看了這一小段對話覺得滿有趣的，然後上網到 Amazon（線上書店 www.amazon.com）搜尋一下，發現大概只要五塊錢左右，就可以買到《Proof》的劇本，就立刻訂購了一本，寄到英文系同事陳聖儀教授在美國的家，請她回台灣的時候順便帶回來。

之後其實也擱了好一段時間我才開始讀它，這中間拖了好久好久！有一天我順手拿起來讀了兩個小時，雖然沒有看完，但很快的就了解了這本劇本的結構。即使是這樣，其實讓我滿驚訝的是，它有好幾個段落的發展是我沒有預先料想到的！

後來，我在陳聖儀老師與林文淇老師那裡，得知《Proof》這齣戲在百老匯已經演完了，現在正在英國上演！而且還是一個很有名的女主角飾演 Catherine。很抱歉因為我對這一行幾乎可以說完全是外行，所以沒能記起那位演員的名字。而同期在英國，還有另外一檔的舞台劇，女主角是 Madonna。結果《Proof》的

賣座，超過了 Madonna 的那一場戲！林文淇老師還隨手上網給我看《Proof》這個戲的網站，www.proofonbroadway.com，首頁一進去就是這本劇本的封面，我不知道在英國上演的那位女主角是什麼樣的造型，我想那劇本的封面可能是在美國百老匯演出時的女主角造型，這張照片看起來滿像有點精神異常的數學家，在網站上我看到它最近剛在美國得了 Tony Award，我就問文淇說：「這好像叫做東尼獎？」雖然我對這一行並沒有很了解，但是我還聽過東尼獎這個名詞。他說：「對啊，這是非常重要的獎項，它不但是要叫好、還要叫座！才有機會得到這一個獎。」

這樣的因緣，導致我決定在當時每週一早上於漢聲廣播電台梅少文小姐製作主持的『生活掃描』節目中談這齣劇本。當時除了劇情的闡述之外，相當於口譯了一大部分的劇情。總共從 91 年 6 月 3 日至 7 月 8 日分成六次播出，每次大約一小時。後來由英文系助理幫忙打字成逐字稿，而後拖延到 94 年 3 月間，由張琇涵和高晟均兩位研究生與我一同把逐字稿再整理成現在的結果。

這齣劇作有二個 acts，act 應該翻譯成「幕」，因此有第一幕、第二幕。在一幕裡面有幾個 scenes，翻譯成「景」，也就是第一景、第二景。

【第一幕·第一景】

故事的背景發生在芝加哥，從一個晚上描述起。Catherine 坐在一張椅子上，看起來非常疲倦的樣子，她穿著非常隨便的家居服，閉著眼睛。Robert，Catherine 的父親，年約五十多歲，穿得很輕鬆，但是一看就知道是學術界的人。Catherine 並不知道她爸爸站在後面。

Robert：「睡不著嗎？」

Catherine：「天啊！你嚇了我一跳。」

Robert：「對不起。」

Catherine：「你在這邊做什麼。」

Robert：「我想起來看看妳啊，因為我發現妳沒在床上。」

Catherine：「你學生還在這裡啊，他在你的書房裡面。」

Robert：「他自己可以出去的。」

Catherine：「我想我還是在這裡等他做完。」

Robert：「他不再是我的學生啦，他已經在教書了。一個聰明的年輕人。」

Catherine：「現在幾點了？」

Robert：「快要一點鐘了。」

Catherine：「喔。」

Robert：「過了午夜。」

Catherine：「那又怎樣呢？」

Robert：「生日快樂。」【Robert 伸手指著前頭桌子上擺著的一瓶香檳酒。】

Catherine：「喔！爸爸。」

Robert：「難道我曾經忘記過嗎？」

Catherine：「沒有，謝謝你。」

Robert：「二十五歲了，我真是難以相信。」

Catherine：「我也難以相信。我們現在就打開它嗎？」

Robert：「妳決定好了。」

Catherine：「好，我現在就要開。」

Robert：「妳要我幫妳開嗎？」

Catherine：「喔，不必了，我自己來開好了。上次你開香檳的時候打破了一扇窗戶，你記不記得？」

Robert：「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妳還提它幹嘛。」

Catherine：「那一次，你沒有傷到眼睛算是幸運的。」

【砰，酒瓶溢出泡沫了。】

Robert：「二十五歲。」

Catherine：「我老了！」

Robert：「妳還是個孩子。」

Catherine：「酒杯呢？」

Robert：「啊，真是的，我忘了拿酒杯出來。妳要不要我...」

Catherine：「不必了。」

【Catherine 對著瓶口咕嚕咕嚕地長長飲了一口。Robert 看著她】

Robert：「希望妳喜歡，其實我並不清楚到底應該幫妳買什麼。」

Catherine：「這是我嚐過最爛的香檳。」

Robert：「我非常驕傲我不知道有關酒的事情，其實我滿討厭那些一天到晚把「品味」掛在嘴邊的人。」

Catherine：「這根本就不是香檳。」

Robert：「這個瓶子看起來像香檳酒瓶。」

Catherine：「『大湖區的酒場』，我倒不知道 Wisconsin 產酒。」

Robert：「一個像妳這樣對著瓶口喝酒的女孩實在也不該再囉嗦什麼了。拜託妳不要牛飲，對這種優雅的飲料，要慢慢喝。」

Catherine：「你要不要...」

Robert：「不必了，妳自己喝吧。」

Catherine：「確定？」

Robert：「對啊！這是妳的生日。」

Catherine：「祝我生日快樂。」

Robert：「妳在生日這天要做什麼？」

Catherine：「就喝這個啊。來點吧。」

Robert：「不要。難道妳要一個人過生日啊。」

Catherine：「我不是一個人啊。」

Robert：「我不算啦！」
Catherine：「為什麼不算。」
Robert：「我是你老爸耶。跟一些朋友出去吧。」
Catherine：「是啊。」
Robert：「妳朋友不來約妳出去嗎？」
Catherine：「不會。」
Robert：「為什麼不會？」
Catherine：「因為要朋友約你出去玩的前提是，首先你要有朋友啊！」
Robert：「喔。」【一副不太相信的樣子】
Catherine：「本來就是這樣嘛。」
Robert：「妳有朋友啊。那個很可愛的金髮女孩，叫什麼名字來著的？」
Catherine：「什麼？」
Robert：「她不就住在 Ellis 街上，妳們整天混在一起。」
Catherine：「Cindy Jacobsen？」
Robert：「辛蒂賈柯布森。」
Catherine：「那是小學三年級的事情了，老爸。她們家 1983 年搬到 Florida 去了。」
Robert：「那 Claire 呢？」
Catherine：「Claire 不是我朋友，她是我姊姊，她現在在紐約。而且我不喜歡她。」
Robert：「我記得妳姊姊要來。」
Catherine：「明天才到。」

Beat.

Robert：「我的建議是，如果很晚還睡不著，就做點數學吧。」
Catherine：「喔，拜託。」
Robert：「我們可以一起做點數學。」
Catherine：「不要。」
Robert：「為什麼不要？」
Catherine：「我實在想不出比做數學更糟的事情。你真的不要喝一點？」
Robert：「真的，謝謝。妳以前很愛做數學的。」
Catherine：「我不再喜歡了。」
Robert：「妳在識字之前就知道什麼是質數了。」
Catherine：「那我現在忘記了。」
Robert：「不要這樣浪費妳的天份嘛！Catherine。」

Beat.

Catherine：「我就知道你會這樣說。」
Robert：「我知道妳最近過得不太好。」
Catherine：「謝謝。」
Robert：「那不是藉口，不要這麼懶嘛！」
Catherine：「我沒有懶啊，我都在照顧你。」

Robert：「孩子，我都在觀察妳。妳睡到中午，吃垃圾食物，不做事，廚房水槽裡堆滿了盤子。妳出去就是買雜誌，帶這麼高一疊雜誌回來，我不知道妳要怎樣讀那些廢話。而那還算是好的呢，有時候妳根本不起床，一整天賴在床上。」

Catherine：「那些是我的好日子啊！」

Robert：「狗屁，那些是妳浪費的日子。妳浪擲光陰。而且妳永遠不會知道，妳整天賴在床上到下午四點，還磨掉了什麼？妳的成就，妳的點子，妳的發現。」

Beat.知道我講得對。Beat.」

Catherine：「我的確是混掉了幾天。」

Robert：「幾天呢？」

Catherine：「我怎麼知道啊！」

Robert：「我打賭妳一定有算。」

Catherine：「別扯了。」

Robert：「妳究竟是知道還是不知道。」

Catherine：「不知道。」

Robert：「妳一定知道。妳到底混掉了幾天。」

Catherine：「一個月，大概一個月吧！」

Robert：「再精確一點。」

Catherine：「混帳，我不要...」

Robert：「到底有幾天？」

Catherine：「三十三天。」

Robert：「再精確一點呢？」

Catherine：「我不知道啊！」

Robert：「拜託！我就是要妳精確！」

Catherine：「今天我睡到中午。」

Robert：「那就算三十三又四分之一天好了。」

Catherine：「那也還好啊。」

Robert：「妳胡扯。」

Catherine：「我沒有。」

Robert：「那是個很特別的數！」

Catherine：「那是個他媽的沮喪的數。」

Robert：「Catherine，如果妳浪費的天數改成年數，那真就是個他媽的有趣的數。」

Catherine：「三十三又四分之一年一點也不有趣。」

Robert：「少來。妳明明知道我的意思。」

Catherine：「1729 個星期。」【做出她認輸了的樣子。】

Robert：「1729，了不起的數。它是一個最小可以...」

Catherine：「可以寫成兩種不同的立方和的數。」

Robert：「 12^3 加 1^3 等於 1729。」

Catherine：「還有 10^3 加 9^3 。好啦，我們算完了，謝謝。」

Robert：「妳看到了沒？就連妳的憂鬱都很數學。別再鬼混開始工作吧。妳有足夠的潛力...」

Catherine：「我到現在還沒做出任何好數學。」

Robert：「妳還年輕，妳還有時間。」

Catherine：「我還年輕嗎？」

Robert：「是啊！」

Catherine：「你在我這個年紀以前，就已經成名了。」

Robert：「我在妳這個年紀以前，我已經做完最好的工作了。」

【這句話是自我挖苦，二十五歲時已經過了他的頂峰。】

Catherine：「那之後呢？」

Robert：「什麼之後？」

Catherine：「生病之後。」

Robert：「妳問這幹嘛？」

Catherine：「你生病之後就無法工作。」

Robert：「不。我從來沒有那麼敏銳過。」

Catherine：「爸。」【她忍不住笑了。】

Robert：「是啊，嘿，是真的。那個清楚啊，真是令人驚訝。毫無懷疑的。」

Catherine：「你那時候快樂嗎？」

Robert：「是啊，我很忙。」

Catherine：「這不是一回事。」

Robert：「我看不出來有什麼不同。我知道我想要做什麼，而且能做到。如果我想要花一整天去做一個問題，我可以這樣做。如果我想要找資料，要找那神秘、複雜而誘人的線索，就發現它們充斥我的四周。在空中，在鄰人扒成一堆的落葉中，在報紙的票房數據中 (In box scores in the paper)，寫在咖啡杯上裊裊的熱氣中，這整個世界都在對我說話。如果我恰好想安靜閉目坐在長凳上，想想這些線索，我也可以。真是一段美好時光。」

(Beat.)

Catherine：「你發病那時候幾歲？」

Robert：「二十幾。二十三、四歲吧！那就是妳現在擔心的事嗎？」

Catherine：「我是有這麼想。」

Robert：「老了一歲不代表什麼，Catherine。」

Catherine：「那並不只是老了一點的問題。」

Robert：「那就是我的問題囉。」

(Beat.)

Catherine：「我是有這麼想。」

Robert：「真的？」

Catherine：「怎麼能不這樣想？」

Robert：「那麼如果妳擔心這個，就表示妳沒有跟上新的醫學文獻。它有許許多

多的病因，並不是單純的遺傳。不會因為我的精神錯亂，妳就一定會如此。」

Catherine：「爸...」

Robert：「聽我說。人在二十歲出頭的時候生命變化快得讓妳振奮起來。而妳正在消沈，這個禮拜的確不順。其實這幾年妳都過得糟透了，沒人比我更清楚。但是妳一定會恢復的。」

Catherine：「哦？」

Robert：「我相信一定會的。振作起來，不要讀那麼多雜誌。坐下來讓妳的大腦開始運作，我發誓妳一定會覺得很好。妳可以跟我談論這個問題的簡單事實本身就是一個好的現象。」

Catherine：「一個好現象？」

Robert：「對啊！」

Catherine：「怎麼可能是個好的現象呢？」

Robert：「因為啊！一個發瘋的人不會坐在那裡納悶自己是不是瘋了。」

Catherine：「他們不會嗎？」

Robert：「當然不會。他們有更想做別的事情。相信我的話。一個人發瘋的最佳指標就是無法自問：『我是不是瘋了？』」

Catherine：「即使答案是『是』嗎？」

Robert：「瘋人壓根不會問啊。妳懂嗎？」

Catherine：「懂。」

Robert：「所以妳問自己...」

Catherine：「我沒有。」

Robert：「但是假設妳有，那就是很好的現象。」

Catherine：「好現象...」

Robert：「妳還精神正常的好現象。」

Catherine：「對。」

Robert：「妳看吧，妳就是得要小心將這些事情想通。現在言歸正傳，已經很晚了，妳上樓去睡個覺，然後早上妳就可以...」

Catherine：「等等。不對。」

Robert：「怎麼回事？」

Catherine：「沒用的。」

Robert：「為什麼？」

Catherine：「這沒道理。」

Robert：「當然有。」

Catherine：「沒有。」

Robert：「問題在哪裡？」

Catherine：「問題就是，你已經是個瘋子。」

Robert：「這有什麼差別？」

Catherine：「你承認了---你剛才承認你是瘋子。」

Robert：「那又怎樣？」

Catherine：「你說過一個瘋掉的人絕不會承認自己發瘋了。」

Robert：「是啊！但是...，喔，我懂了。」【Catherine 抓到 Robert 邏輯的矛盾。】

Catherine：「你還有什麼話說？」

Robert：「有道理。」

Catherine：「那你怎麼能承認呢？」【Robert 已經被認定為瘋子，如果前面說的論述成立（瘋子都不會自己承認），那他為什麼能自己承認呢？】

Robert：「好吧。那是因為我也死掉了。(Beat.) 對不對？」【Robert 不只是瘋掉了，而且是死掉了，因此不受前面論述的限制。劇情到此之前，看不出來 Robert 是 Catherine 心中的幻想，其實她一直在跟幻影說話。】

Catherine：「你上星期死了。」

Robert：「心臟衰竭，死得很快，葬禮就在明天。」

Catherine：「那就是為什麼 Claire 要從約紐飛過來。」

Robert：「對。」

Catherine：「你卻坐在這裡，給我建議，帶來香檳。」

Robert：「對。」

(Beat.)

Catherine：「這意味著...」

Robert：「對妳來說嗎？」

Catherine：「對啊。」

Robert：「對妳來說，Catherine，我深愛的女兒，這真是一個壞現象。」

【他們又坐了一會兒。房裡的聲音停止，Hal 走進舞台，Hal 從二樓走下來，轉到後廳，出來到後陽台，穿著半嬉皮 (semi-hip) 的衣服，背著一個背包，手裡夾著一件捲起來的夾克。他沒有扶著門讓它砰的一聲關上。Catherine 嚇了一跳坐直了起來】

Catherine：「啊？」

Hal：「喔，天哪！對不起---我吵醒妳了嗎？」

Catherine：「啊？」

Hal：「妳剛才睡著了嗎？」

(Beat. Robert 不見了)

Catherine：「你嚇了我一跳，真是的。你在做什麼？」

Hal：「對不起，其實我沒注意已經這麼晚了。我做完今晚的份了。」

Catherine：「那好。」

Hal：「一個人喝酒嗎？」

(Catherine 這才發現自己抓著香檳酒瓶。她趕快放下。)

Catherine：「對。」

Hal：「香檳，是吧？」

Catherine：「是。」

Hal：「慶祝什麼嗎？」

Catherine：「沒有，我只是喜歡香檳。」

Hal：「它帶來歡樂氣氛。」

Catherine：「什麼？」

Hal：「歡樂。」（他擺出一個笨拙的「派對」手勢）

Catherine：「要喝點嗎？」

Hal：「當然好啊！」

Catherine（拿酒瓶給他）：「我喝夠了，你可以把整瓶帶走。」

Hal：「喔，不用。謝了。」

Catherine：「拿著吧，我喝夠了。」

Hal：「不用，我不該喝太多，我還要開車。(Beat.) 我知道怎樣自己出去。」

Catherine：「那好。」

Hal：「我什麼時候可以回來？」

Catherine：「回來？」

Hal：「我距離完成還早呢。明天可不可以？」

Catherine：「明天舉行葬禮耶。」

Hal：「喔！對啊，我都忘了，抱歉。我本來也打算要參加的。可以嗎？」

Catherine：「可以。」

Hal：「那星期天呢？妳在不在家？」

Catherine：「我已經給你三天了。」

Hal：「我還希望有更多時間待在那裡。」

Catherine：「你到底還需要多少天呢？」

Hal：「一星期吧，至少。」

Catherine：「你在開玩笑吧。」

Hal：「不。妳知道那裡有多少東西嗎？」

Catherine：「一星期？」

Hal：「我知道妳現在不太喜歡有人打擾妳。我說，過去幾天我只是把東西整理好，大部分都是筆記本。妳爸把每份筆記都寫了日期，我現在把它全部排好了。我並不一定要在這裡工作，我可以帶一些回家，讀完了再拿回來。」

Catherine：「不可以！」

Hal：「我會小心的。」

Catherine：「我爸不會希望任何東西被搬走，而且我也不願意讓任何東西離開這個房子。」

Hal：「所以我必須在這裡工作。我不會打擾妳。」

Catherine：「你只是在浪費你的時間。」

Hal：「總要有人把妳爸爸的筆記全部看過一遍。」

Catherine：「根本沒什麼東西在裡面，全是垃圾。」

Hal：「那裡有 103 本筆記本耶。」

Catherine：「我全都看過了，全是胡扯。」

Hal：「還是得有人讀一遍。」【難道 Catherine 不是「人」嗎？Hal 指的是數學家】

Catherine：「他是個瘋子。」

Hal：「沒錯，但是他還是寫下來了。」

Catherine：「他是書寫狂，Harold，你知道什麼意思嗎？」

Hal：「知道，就是他不自主地一直寫一直寫。叫我 Hal。」

Catherine：「字句之間根本沒有關連。根本就沒有思想。就好像一隻猴子用打字機敲出 103 本充滿狗屁的筆記本。」

Hal：「請妳讓我確定它們都是狗屁。」

Catherine：「我確定。」

Hal：「我已經準備好要讀每一頁。妳有嗎？」

Catherine：「沒有。我又沒瘋。」

(Beat.)

Hal：「好吧！我有點遲到了。我的一些朋友組了個樂團，他們要在鎮城外一個酒吧演唱。他們在節目單最下面，大概兩點或兩點半的時候要開始。我說了要過去。」

Catherine：「很好啊。」

Hal：「他們都是數學系的同事，都是些有趣的傢伙。他們要演唱這首了不起的歌---想必妳會喜歡---叫做『i』，小寫的。他們將要站在那邊三分鐘，什麼都不演奏。」

Catherine：「虛數。」【Catherine 立刻猜到那個歌名 i 的意思是虛數單位，負一的平方根】

Hal：「這是一個數學玩笑。妳現在知道為何麼他們會被排在節目表的最後。」

Catherine：「開車大老遠去看一群書呆組成的樂團。」

Hal：「天啊我最討厭別人這樣說。【指的是稱數學家為書呆】也沒開多遠。」

Catherine：「所以他們是書呆囉。」【Hal 只抗議沒開多遠，沒有明白抗議書呆的稱呼，Catherine 乘勝追擊說他等於承認了書呆那一部份的說法】

Hal：「喔，他們算是極端地呆頭楞腦啦。但是這些呆頭楞腦的人---妳知道的嘛---會自己穿衣服，能在一流大學裡任教，有些還會把眼鏡換成隱形的。他們也打打球，玩玩樂團，而且還出奇地經常有豔遇呢。所以在某種意義下他們相當於挑戰了像呆頭鵝、書呆子、怪胎、弱雞、呆伯特這些偏見。」

Catherine：「你也在那個樂團，對不對？」

Hal：「好吧，對，我打鼓。妳要不要來啊？我發誓，我絕對不會唱歌的。」

Catherine：「謝了。」

Hal：「好吧。這樣吧，Catherine，我星期來，可不可以？」

Catherine：「你難道不必上班嗎？」

Hal：「要啊，我這學季教書的時數是滿的，再加上自己的研究。」【美國有些大學一年分成三或四個學季，每學季通常為期十週，每節課 75 分鐘】

Catherine：「加上樂團練習。」

Hal：「我還沒有時間，不過我將會去練習的。請妳容許我。(Beat.) 我敬愛令尊。我無法相信像他這樣的心靈會這樣就關閉了。他有一段清醒的時間，清醒了一年，四年前的一整年。」

Catherine：「沒有一整年，說九個月比較接近。」

Hal：「一學年。他那時可以指導學生...我那時正因為博士論文的延宕差這麼一點點就要放棄了，正好遇見妳爸，他為我開了一條研究的大道。我虧欠他。」

Catherine：「抱歉。」

Hal：「妳看，這樣說吧...，妳二十五歲，對吧？」

Catherine：「你幾歲？」

Hal：「這不重要，妳聽我說...」

Catherine：「幹，你到底幾歲？」

Hal：「二十八歲，好吧？當妳爸爸比我們兩個都還要年輕的時候，他就已經在三個領域做出突破的貢獻：博弈理論、代數幾何和非線性算子。我們大部分人可能在一生中連一個領域都還無法瞭解。他等於發明了一套研究理性行為的數學工具，讓經濟學者可以從那裡擠出諾貝爾獎，也給天文物理學家開創了新的方向。妳知道嗎？」【三大領域的原文是 [game theory](#)、[algebraic geometry](#) 和 [nonlinear operator theory](#)】

Catherine：「別對我說教。」【言外之意是，他是我爸爸，我豈會不知】

Hal：「我沒有。我是在告訴妳，只要我能產出妳爸的十分之一，就等於有一張通往全國任何一個數學系的通行證了。」

(Beat.)

Catherine：「把你的背包給我。」

Hal：「什麼？」

Catherine：「把你的背包給我。」

Hal：「為什麼？」

Catherine：「我要看看裡面。」

Hal：「什麼？」

Catherine：「把它打開交給我。」

Hal：「喔！別這樣！」

Catherine：「你不可以拿任何東西離開這個房子。」

Hal：「我不會這樣做。」

Catherine：「你希望在樓上找到一些可以發表的東西。」

Hal：「當然。」

Catherine：「然後你就有一張通行證了。」

Hal：「啊？不是這樣的！那將會以妳爸的名義發表。那是為了令尊而發表的。」

Catherine：「我不相信。你拿了一本筆記在背包裡。」

Hal：「妳怎麼可以這樣說呢？」

Catherine：「拿過來給我。」

Hal：「妳有一點妄想症。」

Catherine：「妄想症？」

Hal：「也許有一點。」

Catherine：「幹。我知道你拿了我一本筆記。」

Hal：「我認為妳該冷靜一下，想想妳在說什麼。」

Catherine：「我在說，你騙我而且你偷了我家的財產。」

Hal：「而我認為那聽起來像是妄想。」

Catherine：「就算我妄想也不表示你的背包裡沒有東西。」

Hal：「妳自己剛才明明說那些筆記本裡面什麼都沒有，對吧？」

Catherine：「我...」

Hal：「妳沒這樣說嗎？」

Catherine：「我有。」

Hal：「那我有什麼可以拿的呢？對不對？」

(Beat.)

Catherine：「你是對的。」

Hal：「謝謝。」

Catherine：「所以你不用再回來了。」

Hal (嘆一口氣)：「拜託！真的應該要有人確定...」

Catherine：「我跟他住在一起。我花了一輩子跟他在一起，我餵他，跟他說話，當他說話的時候試著聽懂，其實他只是對著幻相說話...我看他跟個鬼魂一樣晃來晃去，他身上沾著穢物，我得確定他洗澡洗乾淨了。那是我自己的爸爸。」

Hal：「我很抱歉，我不應該...」

Catherine：「在我媽死後就只有我一個人在這兒，不管他想做多白癡的事情我都盡量讓他滿意。他經常讀一整天的書，不斷要求更多更多的書。我一車一車地從圖書館載回來，樓上還有幾百本。後來我才發現他根本不是要讀書，他認為外星人透過圖書館的書籍條碼傳送訊息給他。他想要做的是破解那些密碼。」

Hal：「什麼樣的訊息？」

Catherine：「美麗的數學。最優美的證明，完美的證明，像音樂一樣的證明。」

Hal：「聽起來不錯。」

Catherine：「加上流行趨勢和冷笑話... 我的意思就是，瘋子，好了嗎？」

Hal：「他那時候病了，那是個悲劇。」

Catherine：「然後進入書寫期，一天寫十九、二十個小時，我幫他買了一整箱筆記本而他全寫完了。我還從學校退學...真高興他現在死了。」

Hal：「我了解妳為什麼有這種感覺。」

Catherine：「你才不了解。」

Hal：「妳是對的，我不能想像如何處理那種狀況。一定很慘。我知道妳...」

Catherine：「你不知道我。我想要自己一人，我不想他在這裡。」

Hal (有點迷惑)：「他？我沒有...」

Catherine：「你啦！我不想你在這裡。」

Hal：「為什麼？」

Catherine：「他死了。」

Hal：「但是我沒有...」

Catherine：「他死了，我需要任何高徒在這裡。」

Hal：「那還有其他人。」

Catherine：「什麼？」

Hal：「你以為只有我嗎？已經有人研究他的東西，總會有某人要讀那些筆記的。」

Catherine：「我會讀的。」

Hal：「妳不...」

Catherine：「他是我爸爸。我會讀的。」

Hal：「妳不能。」

Catherine：「為什麼？」

Hal：「妳的數學不夠。整頁都是扭來扭去潦草的符號，妳沒辦法從整篇廢物中挑出好東西。」

Catherine：「那就全是廢物。」

Hal：「萬一不是，我們不能因為不經心而忽略任何有價值的東西。」

Catherine：「我懂數學。」

Hal：「萬一那裡有些價值就一定頗為高階，需要專業才能辨認出來。」

Catherine：「我想我能辨認。」

Hal (有耐心地)：「Cathy...」【Cathy 是 Catherine 的親暱稱呼】

Catherine：「怎樣？」

Hal：「我知道妳爸教過妳一些基本的東西，但是算了吧。」

Catherine：「你不認為我能讀懂。」

Hal：「抱歉，我知道妳沒辦法。(Beat. Catherine 突然搶過他的背包) 嘿，別這樣，妳饒了我吧。(Catherine 打開背包搜查裡面) 那裡面沒多少東西。」

(Catherine 把裡面的東西一樣一樣拿出來，有一罐水，幾件運動衣，一個橘子，兩枝鼓槌，如此而已。她把每樣東西放回去，然後還給他。Beat.)

Catherine：「你明天可以過來。」

(Beat. 兩個人都有點糗。)

Hal：「呃，學校的健康中心還蠻好的。幾年前我媽過世的時候我蠻沮喪的，那時候我的研究也不太順...我到那邊去跟醫生談談。我看了她幾個月，真的蠻有幫助的。」

Catherine：「我沒事。」

(Beat.)

Hal：「運動也很有用。我每星期挑幾個早晨在湖邊跑步，現在還不太冷。如果妳要參加我可以來接妳。妳可以不必跟我說話...」

Catherine：「謝了。」

Hal：「好吧，我快要趕不上演出了。我最好還是走吧。」

Catherine：「好吧。」

(Beat.)

Hal：「其實開車真的頂多二十分鐘就到了。我們上台，表演，雖然我們很白爛但

是演完了會補償每個人一杯酒。妳在四點就會回家，最晚四點半...」

Catherine：「晚安。」

Hal：「晚安。」(他站起來要走，但是忘了夾克。)

Catherine：「等一下，你的夾克。」

Hal：「喔不要，妳不必幫...」

(Catherine 拿起他的夾克。這時一本捲在衣服裡面作文簿掉到地板上。她楞了一下，撿起來，渾身氣得發抖。)

Catherine：「我妄想症？」

Hal：「等一下。」

Catherine：「你認為我應該去慢跑？」

Hal：「請妳停一下。」

Catherine：「出去！」

Hal：「請妳讓我...」

Catherine：「你給我滾出我的房子。」

Hal：「聽我講一分鐘就好。」

Catherine (揮舞著那本筆記)：「你偷了這個。」

Hal：「妳聽我解釋。」

Catherine：「你偷了我、你偷了我爸的...」

(Hal 一把搶過來那本筆記。)

Hal：「我要給妳看一件事。請妳先平靜下來好嗎？」

Catherine：「給我還來。」

Hal：「一下就好。」

Catherine：「我要報警。」(她拿起電話開始撥號。)

Hal：「不要，告訴妳我只是借用一下，好嗎？真的很抱歉，我剛剛在下樓前拿了它，本來打算...」

Catherine (對著電話)：「喂？」

Hal：「我這樣做是有原因的。」【Hal 在旁邊猛翻筆記本。】

Catherine：「喂，警察局嗎？我... 是的，我要報一個現行搶劫案。」

Hal：「我注意一件...一件妳爸寫的東西，好嗎？不是數學。他寫的東西。這裡，我給妳看。」

Catherine：「搶劫。」

Hal：「妳可不可以掛掉鳥電話聽我說？」

Catherine (仍然對著電話)：「對，我在 5724 號...」【英語講地址，先說門牌號碼才講道路名稱。她還沒講完。】

Hal：「那東西關於妳，看到沒？妳。他在寫妳，這裡寫了妳的名字：Cathy。看到沒？」

Catherine：「南...」

(Catherine 停了一下。當 Hal 開始讀筆記內容，她好像聽進去了。)

Hal：「『一個好日子。從 Catherine 聽到一個非常好的消息。』我不知道他指的是什麼，但是我猜妳也許...」

Catherine：「他哪一天寫的？」

Hal：「我猜是四年前。那時候他筆跡工整。一定是在他病情好轉的那段時間，這裡還有。(停了一會兒，Catherine 掛掉電話)『機械還沒開始運轉，但是我有耐心。』他叫他的心智『機械』，就是他做數學的能力。」

Catherine：「我知道。」

Hal：「『我知道終將成功。我就像一輛破車，在滿手油污地修理了許多年之後，發動起來聽到無助的喀喀喀聲音。我還不能上路，但是有理由保持樂觀。跟學生說話蠻有幫助的。出去晃晃，到餐廳吃飯，搭公車，所有這些「正常」生活的活動也都蠻有幫助。特別是 Cathy，為了照顧我，她花費了這麼多年，其實應該說「浪費」。她拒絕把我送進療養院---把我留在家裡由她親自照顧，絕對是救了我一條命。否則我不可能有機會寫下這些，不可能再想像能夠做點數學。她的勇氣究竟從何而來？我永遠沒辦法回報她。今天是她的生日，二十一歲。我要帶她出去吃晚餐。』記下的日期是 9 月 4 日，也就是明天。」

Catherine：「是今天了。」

Hal：「對 (他把筆記本還給她)。我猜妳會很高興看到這段話。我不該想要偷偷夾帶出去的。我本來想明天---現在說起來有點蠢---我想把它包起來明天當作生日禮物送給妳。」

(Hal 走了。Catherine 獨自坐著，把頭放在雙手中啜泣。終於哭完了擦著眼睛。遠方傳來警笛聲，漸漸拉近。)

Catherine：「糟了。」

(燈光漸暗)

【第一幕·第二景】

空間上還是在後陽台那個景，前一景的時間是半夜一點鐘左右，現在時間已經是第二天的早晨了。Claire 回來了，Claire 是 Catherine 的姊姊，從紐約過來，這一天的下午，她們的父親要出殯、下葬。Claire 穿的很時髦，坐在後陽台喝一杯咖啡，她從房子裡面帶了一些貝果跟水果出來，分放在兩個盤子上。她看到地上躺著一瓶香檳酒的瓶子，把酒瓶拿起來，好好的放在桌上。這時候 Catherine 從房裡出來，到了外面，也就是後陽台 (這一景的舞台)。Catherine 的頭髮是濕的，顯然剛剛洗過澡。

Claire：「妳看起來好多了。」

Catherine：「謝謝。」

Claire：「感覺好一點嗎？」

Catherine：「是啊。」

Claire：「我覺得妳看起來一百萬倍的好，喝點咖啡吧。」

Catherine：「好。」

Claire：「要加點什麼嗎？」

Catherine：「不用。」(英文說 **black**，意即黑咖啡，什麼都不加。)

Claire：「加點牛奶吧。」(然後就已經幫她加進去了；所以由這邊可以看出來，這個姊姊主見比較強，就是她覺得加牛奶比較好就替她加下去了。)

Claire：「要根香蕉嗎？還好我帶來一些食物，這房裡面真是什麼都沒有。」

Catherine：「我本來就準備要去買菜了。」

Clear：「吃個貝果。」

Catherine：「不要，我討厭早餐。」

Claire：「妳沒穿上我給你帶來的衣服？」(下午去參加喪禮要穿的衣服)

Catherine：「現在還不想穿。」

Claire：「妳不想試試看嗎？看看它到底合不合身。」

Catherine：「我等一下再穿。」

Claire：「如果妳要吹乾頭髮的話，我還帶了一個吹風機來。」

Catherine：「不用了。」

Claire：「妳有沒有試試看我帶來的潤絲精？」

Catherine：「啊！我忘記了。」

Claire：「那是我最喜歡的潤絲精，妳應該試試看的。」

Catherine：「好啦，我下次會用它。」

Claire：「妳一定會喜歡的，它有 jojoba。」

Catherine：「什麼叫 jojoba？」

Claire：「就是某種東西，可以讓妳的頭髮健康一點。」

Catherine：「但是頭髮是死的。」

Claire：「什麼！」

Catherine：「頭髮是死的組織，妳沒辦法讓它更健康一點。」

Claire：「不管它，反正就是某種對你頭髮好的東西。」

Catherine：「是什麼東西啊，化學嗎？」

Claire：「不是，它是生機的。」

Catherine：「可是你知道，生機的東西還是可能是化學的。」

Claire：「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到底什麼啦！」

Catherine：「妳有沒有聽過生機化學這一行？」

Claire：「反正我所知道的就到此為止，它就是會讓我的頭髮感覺好一點，看起來好一點、聞起來好一點，就這樣子。妳自己決定妳要不要用它吧。」(Claire 就想轉變話題)

Catherine：「好啦！謝謝，我下次會用的。」

Claire：「好。」

Claire：「如果這衣服不合身的話，我們可以到城裡面去換一件。」

Catherine : 「Ok ! 」

Claire : 「我帶妳出去吃午餐吧 ? 」

Catherine : 「好啊 ! 」

Claire : 「也許是星期天吧, 在我回去以前, 妳還需要些什麼東西嗎 ? 」

Catherine : 「像是衣服之類的嗎 ? 」

Claire : 「任可東西都可以啊, 反正當我在這邊, 你還需要買些什麼嗎 ? 」

Catherine : 「不必了, 我很好。」(英文說 I'm cool 意即我很好, 不需要你麻煩。)

Claire : 「我想今天晚上邀一些人過來, 如果妳覺得可以的話。」

Catherine : 「我當然覺得可以啦! Claire, 妳別再像這樣說話了。妳沒有什麼自己的計畫嗎 ? 」

Claire : 「沒有, 我預約了一些晚餐的食物, 酒、啤酒。」

Catherine : 「可是今天下午我們要把爸爸下葬耶。」

Claire : 「我想沒什麼關係吧, 來參加喪禮的人可以決定想不想留下來吃點東西, 如果他們想要留下來吃點東西就來我們家, 參加今天晚上的 party, 而且這也是我唯一一次機會再見一見我在芝加哥的老朋友了, 應該會感覺很好吧, 雖然說是個喪禮, 但我們沒必要完全哭喪著臉。當然, 如果妳覺得可以的話」

Catherine : 「當然啦, 我覺得可以, 沒問題。」

Claire : 「這段時間妳壓力很大, 用點比較糜爛的方式來放鬆一下也可以, 無所謂啦! 」

Claire : 「Mitch 要我跟你說 Hi。」(Claire 停了一下, 換個話題說)

Catherine : 「Hi, Mitch」(Catherine 俏皮的跟 Claire 說)

Claire : 「他真的很抱歉不能來。」

Catherine : 「是啊, 他會錯過所有的樂子。」(語氣帶點諷刺)

Claire : 「他其實很想來看看妳, 他要我代他向妳致意, 然後我跟他說, 很快妳就會來跟他見面了, 因為我們就快要結婚了。」

Catherine : 「你玩真的。」(驚訝的語氣)

Claire : 「真的啊, 我們已經決定了。」

Catherine : 「什麼時候 ? 」

Claire : 「一月。我們不會搞得排場很大, 反正他爸媽也都已經過世了, 我們只是會到法院公證而已。公證之後, 在我們最喜歡的餐廳裡面, 吃一個豐盛點的晚餐, 然後邀一些我們彼此的朋友。當然, 我也希望妳能夠來參加這個婚禮。」

Catherine : 「當然啦! 我一定會去的, 恭喜你, Claire, 為妳高興。」

Claire : 「對啊! 我也為我高興, 我們覺得這時機滿對的, 他有個很好的工作, 而我也剛剛升職了。你會來嗎 ? 」

Catherine : 「當然, 一月嘛! 其實我沒有什麼行事曆或是日曆可以看的, 當然我一定會去。」

Claire : 「很好啊, 那一定會讓我非常高興的。」

Claire : 「妳還好吧 ? 」(這個時候 Claire 不但換個話題, 而且她剛剛可能滿輕鬆隨便的坐在

後陽台的椅子上面，跟她的妹妹說話，這個時候她的表情忽然有點莊嚴起來，她坐了直了一點，靠近她妹妹一點)

Catherine：「好啊。」

Claire：「妳對每件事，感覺怎麼樣？」

Catherine：「什麼每件事啊！」

Claire：「就是有關爸爸嘛。」

Catherine：「關於他怎樣呢？」

Claire：「妳對他的過世現在有些什麼感覺，現在妳還好吧，撐得過去吧？」

Catherine：「是啊，沒什麼問題啊。」

Claire：「妳說實話嗎？」

Catherine：「是啊！」

Claire：「我覺得如果有個所謂的恰當時機的話，我覺得他現在過世還算是個恰當的時機。你知道妳接下去要幹什麼嗎？」

Catherine：「不知道。」

Claire：「妳要繼續待在這嗎？」

Catherine：「不知道。」

Claire：「妳想回去學校繼續讀書嗎？」

Catherine：「我還沒想這件事。」

Claire：「當然，現在有好多件事得要開始想。妳感覺怎樣？」

Catherine：「身體狀況當然好的很，除了我的頭髮有點不健康以外，我還真希望可以找點東西讓我的頭髮健康一點。」(Catherine 有點不耐煩了)

Claire：「少來了啦，Catherine。」(Claire 當然聽得出來妹妹在諷刺她)

Catherine：「妳問這些問題究竟要做什麼？」(她姊姊稍稍頓了一下，接著就換了一個話題)

Claire：「今天早上妳在洗澡的時候，有幾個警察過來了一趟。」

Catherine：「哦，真的？」

Claire：「他們說他們想要再回頭檢查一下，看這邊到底有沒有什麼問題，看看今天早上是不是什麼都好。」

Catherine：「很好啊！什麼都很好啊。」

Claire：「他們說妳昨天晚上打電話叫警察，報警了。」

Catherine：「哦，是嗎。」

Claire：「妳是不是真的打電話報警了。」

Catherine：「是啊。」

Claire：「為什麼？」

Catherine：「我當時以為有人在房裡要偷東西。」

Claire：「但是後來發現不是這樣嗎？」

Catherine：「對啊，後來我改變主義了。」

Claire：「妳先打了 119 報警，然後你又把電話給掛了。」(英文報警是 911)

Catherine：「我其實並不是真的想要把警察叫來。」

Claire：「那妳當初為什麼打電話呢？」

Catherine：「我只是想把那個傢伙給趕走，嚇走而已。」

Claire：「誰啊？」

Catherine：「是老爸的一個學生。」

Claire：「可是爸爸這些年來都沒有學生啊！」

Catherine：「不是啦！他是以前的學生，現在他是一個數學家了。」

Claire：「那究竟為什麼他會在我們家裡呢？」

Catherine：「他來這看爸的筆記，想要檢查他的手稿。」

Claire：「在半夜裡面嗎？」

Catherine：「是啊，他在這邊看了很晚了，然後我在這邊等著他，然後我就誤會他，好像要偷走筆記本的樣子。」

Claire：「偷走筆記本？」

Catherine：「對啊，所以我要趕他走。」

Claire：「那他真的要偷筆記本嗎？」

Catherine：「是啊，這是為什麼我後來打電話給警察。」

Claire：「那傢伙叫什麼名字。」

Catherine：「Hal，Harold，Harold Dobbs。」

(Harold 是他的 first name，Hal 是 Harold 的簡稱，大概是 Claire 還盯著 Catherine 看，所以連著 last name：Dobbs，把全名 Harold Dobbs 告訴了 Claire。Catherine 跟她姊姊介紹 Hal 這個人，但是她姊姊似乎是不太相信)

Claire：「警察說他們來的時候，只有妳一個人在房裡。」

Catherine：「在警察來以前，我就把他趕走了。」

Claire：「所以他也帶走了那些筆記本了嗎？」

Catherine：「沒有啦！別傻了，Claire，這裡有幾百本筆記本，他只是想要偷走一本而已，而且他偷走那一本的目的是想要把它還給我，所以我就放他走了，讓他可以趕上他在城北樂團的演奏。」

Claire：「他參加樂團的演奏？」

Catherine：「對啊！他那時候已經遲到了。他邀我一起去，然後我就跟他說謝了。」

Claire：「那個 Hal 是妳的男朋友嗎？」(試探性的問)

Catherine：「不是。」

Claire：「妳跟他睡過嗎？」

Catherine：「什麼，妳少噁心了，他是個數學怪獸！」

Claire：「但他還參加一個樂團，是搖滾樂團嗎？」

Catherine：「不是，他參加的是管樂團，他是吹長號的。」(這是 Catherine 不耐煩、調侃 Claire 說的，之後又改口)「是啦是啦，當然是搖滾樂團。」

Claire：「那樂團叫什麼名字啊？」

Catherine：「我怎麼會知道啊。」

Claire：「那個叫 Hal 的傢伙沒告訴妳他的樂團的名字嗎？」

Catherine：「沒有啊，我不知道，妳自己去看報紙，他們昨天晚上演奏，報紙上應該有，而且他演奏的那一首叫做 *imaginary number*，虛數，他們演奏的那一曲根本就不存在的。」

Claire：「我覺得我還是搞不太懂耶，這一個叫做 Hal 的...」

Catherine：「妳不要再說 Hal 了好不好。」

Claire：「這個人...」(姊姊還想要問，但是 Catherine 已經看得出來姊姊好像不太相信她，覺得她好像有點精神異常，有點虛幻的樣子。)

Catherine：「Hal 這個人是存在的。」

Claire：「是是是，我當然相信他是存在的。」

Catherine：「他是芝加哥大學數學系的一個數學家，妳如果不相信妳打電話到數學系去問嘛。」

Claire：「妳先別生氣，我只是有點搞不懂，我只是有點不明白，如果妳那時候抓到一個鬼鬼祟祟老爸的研究生，來這邊偷老爸的論文，然後妳打電話給警察，這樣子我可以了解。如果妳那時候正在跟妳的男朋友鬼混，混在一起喝酒，喝的爛醉，然後搞錯了一些東西，好，我也可以了解。但是妳說的這兩件事我覺得拼不起來啊。」

Catherine：「這是因為妳一直在想他是我男朋友這一類的事啊。跟妳說不是嘛，我就是一個人在這裡。」

Claire：「那那個 Hal 當初不在這裡嗎？」

Catherine：「沒有，他不在...，好，他在這裡，但是他是後來才來的，而且我們沒有在一起 party 好不好。」

Claire：「那妳沒跟他一起喝酒嗎？」

Catherine：「沒有。」

Claire：「可是這酒瓶就在這啊，難道妳一個人喝完了這瓶酒嗎？妳到底那時候在跟誰喝酒？」(Claire 就指著她剛才放到桌子上空的香檳的酒瓶)

Catherine：「沒有，我沒跟任何人喝酒，我自己一個人。」(Catherine 就有點遲疑，有點不想講了，因為她那個時候有點精神錯亂了，她不要說出來。)

Claire：「妳確定嗎？」

Catherine：「是啊。」

Claire：「警察說妳妨礙公務喔，他說他沒把妳抓起來帶走，算是妳的運氣了。」

Catherine：「那些傢伙都是些王八蛋。他們都不肯走開，然後還要拉著我、抓著我幫他們寫報告。」

Claire：「妳有沒有妨礙公務？」

Catherine：「有一個警察跟我講話的時候，一邊講一邊噴口水，噁心死了。」

Claire：「妳有沒有用髒話罵他？」

Catherine：「我不記得了。」

Claire：「但是他們說妳說了。」

Catherine：「我大概不是會那樣說的吧。」

Claire：「妳有沒有打他們其中一個人？」

Catherine：「他們想要強行進到我房裡來。我的天啊！也許我有推他一下下。」

Claire：「他們說妳那時候看來要不是喝醉了，就是精神異常。」

Catherine：「他們就想要闖進我房裡，還想要搜索我們家。」

Claire：「可是明明是妳把他們叫來的。」

Catherine：「是啊，我是打了電話，但是我並不是真的想要他們來。然後他們一來就好像是他們自己家裡面一樣，把我推來推去的，還叫我小妞，還嘲笑我，這些王八蛋。」

Claire：「在我看來，這些警察好得很啊，他們剛剛執勤結束的時候還特別繞道過來，想要看看妳好不好，我覺得他們非常禮貌啊。」

Catherine：「好像大家對妳總是會好一點。」

(所以看得出來，Claire 是比較甜，比較正常的女孩子，那 Catherine 就是比較尖銳的，講話很容易帶刺，很容易諷刺別人。因為她可能太聰明了一點。)

Claire：「Catherine 妳要不要來紐約？」(Claire 又換話題了)

Catherine：「是啊，我不是告訴妳嗎，我一月會去的。」

Claire：「妳可以早一點來的，我們都很希望妳來啊，大家在一起生活，妳可以跟我們住在一起，一定有很多樂子的。」

Catherine：「對不起，謝謝，我不想。」

Claire：「Mitch 最近變成一個很棒的廚師，這好像變成了他的嗜好。他買了各式各樣奇怪的廚具，你知道的，像是專門壓大蒜的器具，專門噴灑橄欖油的廚具... 每天晚上他都有新招，做非常非常棒的食物，前幾天他還做了素食的 chili。」

Catherine：「妳跟我說這些幹嘛！」(很生氣的樣子，可能 Catherine 特別討厭 chili)

Claire：「我們就是希望妳來，跟我們住在一起，我們在一起會很多歡笑的。」

Catherine：「謝了，但是我在這邊很好。」

Claire：「可是芝加哥已經死了，紐約才有很多很多的樂子，妳根本意想不到的。」

Catherine：「就目前來說，生活中的樂子並不是我最主要追求的目標。」

Claire：「妳知道紐約真是比較好玩的地方，而且對妳來說也會比較安全一點。」

Catherine：「我不需要安全的地方，我也不需要找樂子，好不好，我在這邊是過得非常非常好的。」

Claire：「妳看起來很疲憊，不妨自己放縱一下吧。」

Catherine：「放縱？」

Claire：「對啊，Catherine，妳經歷了一段很困難的時間。」

Catherine：「我剛剛跟妳說啦，我在這邊是非常非常好。」

Claire：「可是妳現在看起來明明就是又累又煩的樣子啊。」

Catherine：「那是因為妳來啦，在妳來以前，我都非常非常的好。」

(兩個人幾乎要吵起來了，突然在這時候 Hal 敲門了，其實應該說 Hal 已經進到房子裡面來，敲那個紗門想要到陽台來)

Hal：「Catherine？」

Claire：「誰啊？」(Claire 代為回答)

(這時其實還沒有叫 Hal 進來，Hal 就自己走進來了，事實上是走到這個後陽台了！)

Hal：「Hey！」(Hal 就打了聲招呼，而他顯然也不認識 Claire，也不曉得該說什麼，他就傻傻先站在那邊。)

Catherine：「Harold Dobbs！」(這時候 Catherine 彷彿勝利似的站起來指著 Hal，讀者可以想像，剛剛 Claire 表現得很不相信有這麼一個人。Catherine 可以一下站的直直的，手伸的直直的，手跟身體呈 90 度，想像她把頭抬得高高的，然後重重的點一個頭的樣子。)

Hal：「Hi。」(Hal 顯然不知道剛剛發生了什麼事)

Catherine：「這樣可以了嗎，我真的不需要這一些，Claire，我很好，我是非常非常的好，我不需要妳這樣子過來，帶了一大堆奇奇怪怪的問題，一下說妳還好吧，一下說妳覺得怎樣啊。然後又要帶著溫柔的語氣說那些可憐的警察啊，還要塞給我這些貝果，給我吃這些香蕉，又跟我說來紐約啊，來吃你素食的 chili，我告訴妳我受夠了，我不想要這些東西，妳不要再說了。」

Claire：「我叫 Claire，我是 Catherine 的姊姊。」(Claire 並不理 Catherine，她覺得她這個妹妹已經開始發飆了。然後非常禮貌地轉向 Hal，跟他說話。)

Hal：「Hi，我叫 Hal，幸會。」(滿無辜的樣子)

Hal：「我大概來得太早了一點，我只是想說，趁著下午的...」(其實 Hal 想說趁著下午的喪禮以前來做點事，但是就是吱吱唔唔的說不出來。)

Claire & Catherine：「好啊，沒問題。」

(Hal 此時只想趕快離開這裡，當然他就趕快進門上樓去到書房去了。)

Claire：「這就是 Hal？」(轉頭就跟她妹妹說)

Catherine：「對啊。」

Claire：「看起來滿可愛的。他是個數學家？」

Catherine：「唉，我想妳應該跟我道歉，Claire。」

Claire：「當然，對不起，我是稍微急了一點，因為有事情必須要跟妳談，但是當然我不需要一大早就談，我可不想一大早就跟妳吵架。」

Claire：「也許 Hal 想要吃個貝果。」(這個也許就是暗示 Catherine 拿個貝果上去。但是 Catherine 就是故意不領情、聽不懂，然後就負氣，離開了現場，進房裡去了。Claire 自己一個人坐在那邊吃著香蕉、吃著貝果，然後過了一會也就進去了。)

燈光漸漸暗下來

【第一幕·第三景】

第三景的空間場景還是後院陽台，但是時間到了當天晚上喪禮結束時，大家回到芝加哥的家裡。房子裡有個喪禮晚宴在進行，其中有個水準不高，但演出很認真的樂團演奏著很大聲的音樂，而 Catherine 一個人坐在陽台上，穿著漂亮、耀眼

的黑色晚禮服，此時樂團剛結束一首曲子，有人在大叫、歡呼及鼓掌。過了一會兒，Hal 走出來，他穿著深色成套的西裝，領帶已經摘掉了。Hal 流著汗，袖子捲了起來，好像剛剛滿認真在演奏似的，手裡拿了兩瓶啤酒，Catherine 稍微向他打聲招呼。

Catherine：「我想對一個喪禮晚宴而言，這似乎有點太過份了。」

Hal：「別這樣嘛！我覺得它很棒，到裡面來啊。」

Catherine：「我想待在外面。」

Hal：「我保證我們的樂團已經不會再演出了。」【Hal 認為 Catherine 怕吵。】

Catherine：「不用了，謝了。」

Hal：「要不要喝個啤酒？」

Catherine：「不用了，我很好。」

Hal：「我已經幫妳帶了一瓶出來了。」【Hal 伸手遞了過去，Catherine 有點遲疑，但還是接了下來，小小吸了一口。而這比起她今天凌晨喝一大瓶香檳酒時斯文些。】

Catherine：「裡面有多少人呢？」

Hal：「現在已經減到大約四十人了。」

Catherine：「四十？」

Hal：「對啊，剩下的都是些宴會的頑固份子。」

Catherine：「都是我姊的那些朋友吧！」

Hal：「不是，都是一些數學家，妳姊那些朋友已經受不了先走了。這些傢伙真的很高興能被邀請來參加，他們都很崇拜妳爸爸。」

Catherine：「這大概都是 Claire 的主意吧。」

Hal：「是啊，而且我覺得是個好主意。」

Catherine：「你們那一場虛數的表演，在某種意義下滿感人的。」【Catherine 似乎有點挖苦，但 Hal 並沒有理會她。】

Hal：「這是個滿好的喪禮，不過我不是說那個『好』的意思啦。」【Hal 在旁吱吱唔唔的。】

Catherine：「我也覺得不錯。」

Hal：「妳能夠相信嗎？來了這麼多人。」

Catherine：「我的確也覺得滿驚訝的。」

Hal：「我想他大概會滿喜歡的。對不起，我想我沒資格...」【Hal 好像又冒犯 Catherine，因為 Catherine 提起眼睛盯著他看。】

Catherine：「沒關係，我想你是對的。每件事都比我預料的要好。」

Hal：「妳看起來好漂亮，好美喔。」【Hal 轉個話題聊。】

Catherine：「這是 Claire 給我的。」【Catherine 指著她黑色的禮服。】

Hal：「我覺得很棒，我很喜歡。」

Catherine：「其實它並不是真的很合身。」

Hal：「喔，不，Catherine 我覺得妳穿起來美極了。」【兩個又沒話了一陣子，接著聽

到房子裡傳出嘻嘻鬧鬧的噪音。】

Catherine：「你想裡面那些傢伙什麼時候會走？」

Hal：「這沒辦法知道的，數學家都是一些瘋子。去年秋天，我到多倫多參加一場研討會，妳知道我還很年輕，對吧？我自認為身體很好，可以跟那些老一點的男孩鬼混。結果我錯了，我從來沒想過我這輩子會累成那個樣子。那些傢伙連續在研討會裡面的四十八小時，他們可以玩、可以喝、可以嗑藥、可以讀論文，他們也可以演講。」

Catherine：「嗑藥？」

Hal：「對啊，大部份都是安非他命，不過我沒有，都是那些比較老的傢伙，他們還真是有一點上癮了。」

Catherine：「真的嗎？」

Hal：「是啊，他們覺得真的需要吃點安非他命。」

Catherine：「為什麼呢？」

Hal：「因為大家都認為數學是年輕男人的玩意。在數學裡面很需要保持自己頭腦的清醒、尖銳，因此他們很擔心自己的創造力在二十三歲時就達到顛峰，從此以後就一路走下坡了。如此，當你五十歲時就完了，大概到時候只能去教高中了。」

Catherine：「對啊，我爸就是這樣想的。」

Hal：「我也不知道，不過有些人一直保持滿好的狀態。」

Catherine：「不多啊。」

Hal：「沒錯，的確是不多。那些真正原創性的工作都是年輕男人弄出來的。」

Catherine：「對啊，年輕男人。」

Hal：「年輕人啦！」【Hal 覺得有點不好意思，所以他改口是年輕人。】

Catherine：「但是大部份還是男人啦！」

Hal：「也有些女人。」

Catherine：「像誰呢？」

Hal：「在 Stanford 有個女數學家，我記不得她的名字了。」【Hal 有點不知所措，吱吱唔唔的回答。】

Catherine：「Sophie Germain。」

Hal：「喔，是嗎？也許我在某個會議見過她，我不太確定我到底有沒有見過她。」

Catherine：「她是 1776 年生於巴黎的。」

Hal：「喔，那我想我絕對沒有見過她。」【Hal 有點糗。】

Catherine：「Sophie 一輩子都被困在自己的房裡，那時正值法國大革命恐怖的年代，為了自身的安全，她一直待在家裡面，大部份的時間待在她爸爸的書房裡面讀書，讀希臘文還有其他的。之後，她想要到學校裡受正規的教育，但那時學校不收女孩，所以她開始寫信。她寫給高斯，但是隱瞞自己的身份，用一個男人的名字跟高斯通信，Antoine-August Le Blanc。她寄了好些證明給高斯，內容是有關於質數的一些重要理論的證明。高斯也非常高興能和這位聰明的年輕人通信。我爸曾經給我一本有關 Sophie 的書。」【數學王子高斯，德國人。生於 1777，死於 1855，

對於數學而言，高斯是一個里程碑，高斯之前和高斯之後是完全不一樣的兩個面貌。】

Hal：「我真笨啊！Sophie Germain。」

Catherine：「所以你知道她囉？」

Hal：「是啊！Germain Primes。」

Catherine：「對。」

Hal：「這是非常有名的質數，把質數兩倍加一以後仍然是質數的那種數叫做 Germain 質數。譬如說 2，2 本身是個質數，它的兩倍加一就是 5，那 5 也是個質數。」

Catherine：「對，或者是 92305 乘上 2 的 16998 次方加 1。」

Hal：「喔！」【此時 Hal 愣了一下。】

Catherine：「這是目前知道最大的 Germain 質數。」

Hal：「那高斯後來有沒有發現真實通信的對象是誰？」【Hal 有點被嚇到，他想換個話題。】

Catherine：「有啊！後來他們之間有一個共同認識的朋友，把這個秘密揭露出來了。告訴高斯這個聰明的年輕男人其實是個女人，因此高斯寫了一封信給 Sophie，信中寫著『對於這些神秘數字的品味是非常非常稀少的，特別對您這種性別的人。根據我們這個社會裡面傳統的偏見，您這個性別的人，一定是比男人更多出了無限多的困難，才能夠使您自己熟悉有關神秘的數這一些知識，並且還達到如此高等的研究結果。像您在此情況下，還能夠穿越最困難、障礙最多的部份，而且得到這樣好的結果，您一定有超乎其他所有男人的勇氣、更突出的才能，以及更高超的天份。』我把它背起來了。」【Catherine 非常忘我地背了這一句話，背完以後，她回過神來有點不好意思似的，但是散發出一種智慧的美。此時 Hal 又喝了酒看著她一陣子，突然衝過去把她抱起來親了一下，但又立刻放開，他退後覺得非常的抱歉，表現出非常困窘的樣子。】

Hal：「對不起，我喝了點酒，我有點醉了。」

Catherine：「沒關係。關於昨天我有點不好意思，而且對於你讀我爸爸筆記的那一些工作，我也幫不上什麼忙，反正以後你就儘管待在樓上好了，你愛待多久就待多久。」

Hal：「沒有，妳很好，是我有點操之過急。」

Catherine：「沒有，我糟透了。」

Hal：「沒有沒有，是我時間拿捏太糟了。好了，不管怎樣，也許妳是對的。」

Catherine：「啊，什麼是對的。」

Hal：「妳說那些筆記都是些垃圾。」

Catherine 點點頭說：「對。」

Hal：「我今天又翻了一大堆，不過都是翻閱而已，除了我想偷走的那一本以外...」

Catherine：「別再談那件事了，對不起，我已經很抱歉了。」

Hal：「沒有，妳是對的。」

Catherine：「我不該打電話叫警察的。」

Hal：「那是我的錯。」

Catherine：「不是不是。」

Hal：「不過重要的是那本筆記本，我開始思考那好像是唯一一本顯示他頭腦還算清醒的筆記本，只可惜那本沒有數學在裡面。」

Catherine：「的確是沒有的。」

Hal：「好吧，我的意思是說，我還是會繼續讀下去，但是我如果在這幾天找不到什麼新東西的話，那我就會...」

Catherine：「回去打鼓。」

Hal：「對啊，回去打鼓。」

Catherine：「而且要回去你自己的研究。」

Hal：「當然，那是一定要的。」

Catherine：「你碰到什麼難關嗎？」

Hal：「我沒做出什麼轟轟烈烈的東西。」

Catherine：「得了吧。」

Hal：「基本上它們滿爛的。」

Catherine：「哦！Hal，別這樣說自己。」

Hal：「我最近投了一些稿，被退回了。不過，退回的理由也滿正確的，寫的東西真的是太明顯了一點，沒什麼了不起的概念。」

Catherine：「其實就這麼回事，你不見得一定要有重要的想法，那不過就是一份工作。」

Hal：「可是妳爸就不是這樣啦，他就是一直有新的想法出來。」

Catherine：「他的確是這樣啦！在某種方面來說，他總是可以找到一個特殊的角度來攻擊一個問題，在上面狠狠一擊，然後立刻解開這個問題，接著他就會找到另外一個問題或方向。他比任何人都更快一點，所以在外人看起來，就好像魔術一樣很神奇。」

Hal：「我不知道。」【Hal 表現出並不能接受 Catherine 是一個了解她爸爸數學的人。】

Catherine：「我只是猜想啦！」

Hal：「而且你爸做的工作是非常美麗的。讀它的時候充滿樂趣，很流暢，沒有多餘的筆觸或生硬，就像時速九十五英里的飛球，那真是，真是美啊。」

Catherine：「是啊。」

Hal：「那正就是別人模仿不來的，至少我就沒辦法。但沒關係啦，有時候你發覺某些東西是不可能發生的，就趕緊修正一下對自己的期望。我滿喜歡教書呀。」

Catherine：「你可能會成就一些別的。」

Hal：「你記得吧？我二十八歲了，在下坡途中。」

Catherine：「你有沒有試試嗑藥？聽說那有效耶」【Catherine 有半開玩笑半諷刺地說】

Hal：「是啊！」

Catherine：「那你們做愛做的事呢？」【Catherine 突然話峰一轉，開始談到有關性的事情，她有點主動挑逗 Hal，而 Hal 立刻了解 Catherine 的意思】

Hal：「你說什麼？」

Catherine：「我說你們研討會裡幹的事情。」

Hal：「嗯，這個嘛、、、」

Catherine：「你們辦研討會不就是做這些事？旅行呀、旅館內叫房內點餐服務、找妓女還可以扣稅呢！」

Hal：「或許吧，我不知道。」【Hal 笑著，一副緊張模樣】

Catherine：「那你麼一狗票都在做什麼？」

Hal：「我們可都是科學家。」

Catherine：「所以呢？」

Hal：「所以啊，我們有很多的實驗。」

Catherine：「喔。」【Catherine 走近他，親吻著他。是一個長吻。Hal 有些驚訝但是蠻高興的。】

Catherine：「我覺得很好。」

Hal：「真的嗎？」

Catherine：「真的。」

Hal：「再一次？」

Catherine：「好。」【他們再一次親吻】

Hal：「我一直都蠻喜歡你的。」

Catherine：「你有嗎？」

Hal：「在我真正認識你之前就喜歡你了，以前你到你父親辦公室時看過你幾眼，那時就想和你說話。但是心裡面告訴我不能挑逗指導教授的女兒。」

Catherine：「特別是那教授精神不太正常的時候。」

Hal：「對，特別是那時候。」【他們又親吻】

Catherine：「四年前你來我家一次，記得嗎？」

Hal：「當然記得，真不敢相信你也記得。那時候我來交論文草稿給你父親，我還真緊張呢！」

Catherine：「的確，你是很緊張。」

Hal：「天啊，你這個也記得？！」

Catherine：「我記得的是你。」【再次親吻】我心裡想你大概還，還不至於太無趣。」

【Hal 被 Catherine 散發出有點數學，又有點迷離的美感吸引，接著 Catherine 帶著 Hal 回房間。】

燈光漸暗

【第一幕·第四景】

隔日早晨，Hal 和 Catherine 經過他們的第一夜，早晨起來 Catherine 穿著睡袍獨自坐在後院陽台。Hal 有些衣衫不整地從她身後走近。雙方有點靦腆，相互說了一些言不及意的話，而這些話表現出雙方是滿認真的，尤其是 Catherine。Catherine 從脖子上解下她的項鍊，但那條項鍊上掛的不是鑽石，而是一把鑰匙。她將鑰匙

交給 Hal，並說那是在她爸爸書房裡，書桌最下面抽屜的鑰匙。

Hal：「你起來多久了？」

Catherine：「有一會兒了。」

Hal：「我有睡過頭嗎？」

Catherine：「沒有。」【第一夜過後雙方都有些靦腆】

Hal：「你姊姊起來了嗎？」

Catherine：「還沒有。再幾個小時她就要上飛機了，我最好現在就叫醒她。」

Hal：「讓她睡，他昨晚和一些理論物理專家喝了不少酒。」

Catherine：「沒關係，她醒來之後，我沖些咖啡給她喝。」

Hal：「星期天早上我都會出門買買報紙、吃吃早餐。」

Catherine：「好啊。」

Hal：「要不要一起去？」

Catherine：「不了，我在這裡等 Claire 離開。」

Hal：「好吧。但我留在這裡陪你可以嗎？」

Catherine：「好，如果你要繼續看那些筆記也可以。」

Hal：「好的。」

Catherine：「好，就這樣。」

Hal：「我應該在這裡、、、？」

Catherine：「如果你想，你就待下來。」

Hal：「那你是不是要我走？」

Catherine：「你要走嗎？」

Hal：「不不，我要陪你。」

Catherine：「嗯。」

Hal：「可以的話，我想整天都待在你這裡。我真想都跟你膩在一起，除非你覺得我太急了，嚇著你的話，我可以馬上收斂一下。【Catherine 笑了出來，雙方明顯都鬆了口氣，化解尷尬。接著他們親吻。】我其實真想說昨晚真是太棒了！」

Catherine：「我也是不好意思說出來。」

Hal：「那我們、、、」

Catherine：「就放輕鬆點吧！」【他們親吻。Catherine 有一點猶豫，但還是解下她脖子上的項鍊，丟給 Hal】

Hal：「這是什麼東西。」

Catherine：「是個鑰匙。」

Hal：「做什麼用？」

Catherine：「你拿去開開看。」

Hal：「哪裡？」

Catherine：「爸爸書房裡書桌的最下面一個抽屜。」

Hal：「裡面有什麼？」

Catherine：「你要自己去發現，教授。」【Catherine 有點調皮地叫他教授。】

Hal：「現在就去？」【Hal 很快地親她一下，上樓去。Catherine 顯的高興、有點興奮過頭。而姊姊進來，因喝太多久的緣故，擠擠眼睛昏昏沈沈地坐下來。】

Catherine：「早啊。」

Claire：「別叫那麼大聲。」

Catherine：「你還好吧？」

Claire：「不好，那些該死的物理學家們！」

Catherine：「怎麼回事呀？」

Claire：「真謝謝你喔，剩我一人應付他們全部！」

Catherine：「那你的朋友呢？」

Claire：「我那一大群蠢蛋朋友十一點就都走光了！回家的回家，付保母錢的、煮飯的、留我一人和那一群瘋子、、、」

Catherine：「你幹嘛喝那麼多？」

Claire：「我想我可以應付的了，沒想到他們沒有停過，我的天啊，再來一杯、、、」

Catherine：「你要不要來杯咖啡？」

Claire：「好，待會兒。啊，那個樂團、、、」

Catherine：「怎麼啦？」

Claire：「那個樂團真糟糕呀。」

Catherine：「他們還 OK 啦，他們玩得挺高興的。」

Claire：「好吧，大家說好玩就好了。你昨晚那件洋裝打扮真的不錯。」

Catherine：「我也喜歡。」

Claire：「真的？」

Catherine：「是啊，真的不錯。」

Claire：「我本來以為你不會穿那件洋裝的。」

Catherine：「我喜歡，謝啦。」

Claire：「別跟我客氣。你今天心情很好吧！」

Catherine：「為什麼要心情不好呢？」

Claire：「開什麼玩笑！我還滿不能適應的，再過幾個小時我就要離開了。」

Catherine：「我知道。」

Claire：「這房子簡直就是廢墟，別自己清理了。我會再請人來打理。」

Catherine：「謝謝你。喝點咖啡吧？」

Claire：「不，別麻煩。」

Catherine：「喝吧，一點都不麻煩。」

Claire：「喂，等一下，Katie，我，我就要走了、、、」【Claire 吸了一口氣，支支吾吾的想說什麼。】

Catherine：「你說過了，我知道啦。」

Claire：「我還是想要你和我一同回紐約。」

Catherine：「好，一月的時候。」

Claire：「我是說一搬到紐約去住。」

Catherine：「搬家？」

Claire：「你不考慮考慮嗎？你可以先和我們住在一起，空間夠大的。然後你也可以再找自己住的地方。我已經幫你看好一些公寓，地方不錯的。」

Catherine：「我在紐約要做什麼？」

Claire：「那你在這裡又做了什麼？」

Catherine：「我住這裡耶！」

Claire：「你想做什麼都可以，工作也行、上學校也行。」

Catherine：「我不知道，這我很難下決定。」

Claire：「我懂。」

Catherine：「我知道你是好意的，我只是還不確定將來怎麼走。說真的，昨天你說的也有道理，我的確是有些混亂，也很累，這幾年簡直是遭透了，我想我真的需要一些時間想清楚。」

Claire：「你先搬到紐約再說嘛！」

Catherine：「不，我在這裡想清楚。」

Claire：「但讓我幫你在紐約重新開始會容易些。」

Catherine：「我不需要什麼新公寓、我就是要在這個房子。」

Claire：「不，我們要賣掉這房子。」

Catherine：「你說什麼？」

Claire：「我說，我把它賣了。」

Catherine：「什麼時候？」

Claire：「我想這個禮拜就會辦妥一切手續，我知道這整件事對你而言很突兀。」

Catherine：「沒有人來看房子啊，你把房子賣給誰？！」

Claire：「賣給大學，他們老早就想要買下這塊地段。」

Catherine：「有沒有搞錯，我住這裡耶！」

Claire：「老妹，爸爸都死了，這房子也破舊不堪，光是要有暖氣就貴的要死，也是時候到了。你姊夫也同意我們現在脫手正是時候，算我們幸運，對方出價還蠻高的。」

Catherine：「那你有沒有想到我該住哪兒？」

Claire：「搬來紐約啊。」

Catherine：「我簡直不敢相信！」

Claire：「這一切都為你設想的好好的，你真的需要改變你的生活。」

Catherine：「你幹嘛為我這樣安排？」

Claire：「我要幫助你啊。」

Catherine：「讓我沒地方住，叫做什麼幫助？！」

Claire：「喂、這也是我的房子。」

Catherine：「這幾年你根本沒住在這裡。」

Claire：「我知道，這幾年你無依靠很辛苦，我也為你覺得抱歉，Katie」

Catherine：「不必。」

Claire：「我知道我讓你失望，我也覺得很糟，但現在我要幫你忙、、、」

Catherine：「你**現在**想到要幫忙？」

Claire：「沒錯。」

Catherine：「爸爸都死了！」

Claire：「我知道。」

Catherine：「他死了，然後你就飛來，待了沒幾天，決定要幫我！一切都太遲了！過去需要你的時候你在哪裡？」

Claire：「我、、、」

Catherine：「五年前你人在哪裡？那個時候你怎麼不幫忙。」

Claire：「我在工作啊。」

Catherine：「是在這裡、是我單獨陪他渡過的。」

Claire：「我一天工作 14 個小時，這裡的開銷都是我付的。我一個人住在 Brooklyn 區單身套房裡的時候，這棟有三房的大房子貸款都是我在付的呀。」

Catherine：「不是嗎！你有你的生活，你得完成你的學業。」

Claire：「你本來也可以繼續就學的。」

Catherine：「怎麼可能？」

Claire：「我那時跟你說過幾百次了，你心裡面想要怎麼做，我都願意配合。」

Catherine：「那爸爸怎麼辦？總要有人照顧他。」

Claire：「他病了，他早就該接受全天候專業的醫療，而不是帶在家裡。」

Catherine：「不、他才不屬於精神病院的！」

Claire：「說不定他到那兒會比較好！」

Catherine：「你怎麼可以這樣說？」

Claire：「我就知道，我說爸爸瘋了該住精神病院，我就該有罪惡感，是吧？」

Catherine：「對，你這樣想也可以。」

Claire：「我沒良心，丟下親生老爸。」【這裡姊妹倆都在嘔氣、說諷刺話】

Catherine：「爸爸得住在我們家裡，自己的房子，離大學離學生都近，他這樣才會快樂。」

Claire：「或許吧。或許專業的醫療照顧總比你看著他，和你在這個亂七八糟的房子裡渡日子來的好吧！說真的 Catherine 我覺得很抱歉，這一切不是你的錯，錯在我讓你這樣做。」

Catherine：「說什麼我還是覺得爸爸住家裡是對的。」

Claire：「是錯的。」

Catherine：「那有一陣子他的情況好轉你怎麼說？四年前，他有將近整整一年是正常的。」

Claire：「但那之後他馬上又惡化下來了。」

Catherine：「可是如果他去醫院可能更糟。」

Claire：「也有可能會好一些啊！之後他在家裡有再正常過嗎？」

Catherine：「是沒有。」

Claire：「就是啊。如果你聽我的話，對你也會比較好。」

Catherine：「我怎麼了？」【很激動但盡量控制自己的聲音】

Claire：「和爸爸住在這裡對你一點幫助也沒有，你自己也承認。你也很聰明。」

Catherine：「其實妳就一直認為我跟爸爸一樣。」

Claire：「我們其實都認為妳跟爸爸一樣，妳有爸爸的天份，也有爸爸精神分裂的傾向。」【Claire 以此理由將這房子賣掉，希望把 Catherine 接到紐約就近照顧她。】

Catherine：「Claire 你除了花心思為我在紐約找到一些你說很不錯的地方住之外，你是不是也已經大費周章為我找好了另一種、、、」

Claire：「不是這樣的。」

Catherine：「為你這個精神異常的瘋小妹找好了瘋人院所？」

Claire：「不是這樣的，完全沒這回事。跟這個沒有關係。」

Catherine：「別騙我了，老姐，我比妳聰明多了。」

Claire：「其實，那方面的資料、、、我查了一下、、、」

Catherine：「我的天啊，我就知道。」

Claire：「我是說，如果你願意的話，紐約那裡不管是醫生或什麼都是一流的，他們可以、、、」

Catherine：「去你的。」

Claire：「這一切都你自己決定，你也不必去住那什麼地方，你可以、、、」

Catherine：「我恨你。」

Claire：「別這樣亂叫，拜託，冷靜一點！」

Catherine：「我恨你。我、、、」

【這時 Hal 進來手裡拿著一本筆記本。姊妹兩人頓時停止爭吵。】

Claire：「你怎麼還在這裡啊？」

Hal：「妳找到這個東西多久了？」【Hal 沒有理她，盯著 Catherine 說話】

Catherine：「有一陣子了。」

Hal：「妳為什麼以前從來沒有告訴我呢？」

Catherine：「我以前並不確定我想要告訴你。」

Hal：「謝謝妳。」

Catherine：「不謝。」

Claire：「怎麼回事啊，你們在幹嘛？」

Hal：「天啊！Catherine 真是謝謝妳。」

Catherine：「我想你大概很想要讀讀這東西吧。」

Claire：「到底什麼東西？」

Hal：「真是難以致信。」

Claire：「到底是什麼東西，你們跟我說啊。」

Hal：「這是一個結果，一個證明。我應該說，它看起來是一個證明，一個看起來非常長的證明，我還沒有辦法讀它，也還沒有檢查它，事實上我還不能確定我有

沒有能力檢查它，但是它看起來的確是一個證明，而且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證明。」

Claire:「它證了什麼東西？」

Hal:「看起來它證明了一個數學裡面關於質數的一個定理，這是一個在很久很久以前，可以說自從有了數學家以後，就想要去證明的定理，但是大部份的人都認為那是不可能的。」

Claire:「你在哪裡找到它的？」

Hal:「在妳爸的書桌裡面，Catherine 把鑰匙給我的。」

Claire:「妳知道那什麼東西嗎？」【轉頭對 Catherine 說】

Catherine:「當然囉！」

Claire:「是個好東西嗎？」

Catherine:「是。」

Hal:「是個劃時代的東西，如果它被驗證是對的話。」

Claire:「那裡面說些什麼呢？」

Hal:「我現在還不知道，我才看了前面幾頁而已。」

Claire:「那這到底有什麼意義呢？」

Hal:「意義就是，當時大家以為你父親瘋了，腦袋幾乎不運作了，而他其實是在做一件數學界裡非常偉大的研究。如果它被驗證出來是對的話，這會是在世界上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事件，如果馬上出版公開，世界各個地方的記者都會跑來這裡訪問發現這本筆記本的人。」

Clear:「那就是 Cathy。」

Hal:「沒錯是 Cathy。」

Catherine:「我不是找到它的。」

Hal:「是啊！是妳找到的。」

Catherine:「不是的。」

Claire:「到底怎麼回事，到底是妳找到的，還是 Hal 找到的。」

Hal:「不是我找到的。」

Catherine:「那不是我找到的，那是我寫的。」

落幕、第一幕完

【第二幕·第一景】

空間上幾乎沒變，而時間跳到四年前的九月。Robert 獨自坐在後院的陽台上，他靜靜的坐著，手上拿著酒，旁邊有一本筆記本。他閉著眼睛，像是睡著的樣子，Catherine 靜靜的走來，站在父親的後面。

Robert:「你好啊。」

Catherine:「你怎麼知道我在這兒？」

Robert：「我聽到你的聲音啊。」

Catherine：「我以為你睡著了。」

Robert：「在這麼好的下午，我怎麼可能睡午覺呢？」

Catherine：「你需要點什麼東西嗎？」

Robert：「不用啊！」

Catherine：「我待會兒要上街去。」

Robert：「晚餐吃什麼呢？」

Catherine：「你想吃什麼？」

Robert：「別再吃義大利麵了。」

Catherine：「好啊！」

Robert：「那東西很噁心的。」

Catherine：「我本來是要準備這給你吃的。」

Robert：「我總覺得我說要吃什麼你就煮一大堆。真是倒胃口！」

Catherine：「那你想吃什麼？」

Robert：「你呢？你有什麼胃口嗎？」

Catherine：「不想吃。」

Robert：「一點都不想吃？」

Catherine：「反正那不重要啦！義大利麵最容易了。」

Robert：「Pasta，又是義大利麵，喔！老天啊！別再提這個字了。就好像要我舉雙手說投降一樣，其實 Pasta 這個字一點意思都沒有，只是人們吃膩了義大利肉醬麵就發明了這個好聽的字眼。」

Catherine：「爸，那你到底要吃什麼？」

Robert：「我不知道。」

Catherine：「那我就不知道要買什麼。」

Robert：「我來買。」

Catherine：「免談！」

Robert：「我來做啊！」

Catherine：「不行不行，爸爸，你要休息！」

Robert：「反正我也很想散散步啊！天氣這麼好！」

Catherine：「你確定嗎？」

Robert：「怎麼樣，我們一起散步到湖邊，就我們兩個。」

Catherine：「好啊！」

Robert：「我蠻喜歡到湖邊去的，回家的路上我們順便買買東西，看那個時候我們想吃什麼。」

Catherine：「天氣這麼好，這個主意不錯啊！如果你想去的話！」

Robert：「你對極了，我就是想去，散散步也可以增加我們的食慾啊！給我十秒鐘，我把東西整理一下，我們就出門了。」

Catherine：「爸，我要回學校繼續唸書。」

Robert：「嗯？什麼時候？」

Catherine：「其實就是這個月底，在西北大學。」

Robert：「西北？為什麼不念芝加哥大學？」

Catherine：「他們還承認了我不少學分呢！我可以從大二繼續唸起，其實我很早就想跟你提起這件事情，但是，不曉得該...該...」

Robert：「西北？」

Catherine：「對！」

Robert：「為什麼不念芝加哥大學？」

Catherine：「你在芝加哥大學教書，我到那兒去唸太奇怪了啦！還在你們的系上！」

Robert：「路途很遙遠喔！如果你要唸西北大學的話。」

Catherine：「也還好啦！半個小時。」

Robert：「但是一天來回兩次耶！」

Catherine：「爸爸，我要住那裡。」

Robert：「你確定你要住在 Evanston？」

Catherine：「沒錯，但是我還是離你很近啊！隨時你要我回來我就可以回來啊！」這幾個月來你已經非常非常的穩定了。我想你應該不用時時刻刻需要我啊！」

Robert：「你已經決定了嗎？百分之百決定了嗎？」

Catherine：「對。」

Robert：「看來你是當真的。」

Catherine：「沒錯！」

Robert：「誰出錢呢？」

Catherine：「爸爸，他們對我很好，我不用付學費，是免學費的。」

Robert：「沒錯，是免學費，但是吃、住、書本，誰幫你付錢呢？你不打算交交朋友，應酬應酬嗎？」

Catherine：「我不知道。」

Robert：「剛開始的幾次約會你總要自己付錢吧！要不然那些男生還以為他們可以有利可圖呢？」

Catherine：「別擔心那些費用，姊姊會幫我一點。」

Robert：「你什麼時候跟你姊姊談這件事情？」

Catherine：「一兩個禮拜前吧！」

Robert：「你居然先和你的姊姊商量，而不是我。」

Catherine：「其實這當中有很多事情需要討論的，Claire 她很好，她也答應我要幫我付這些費用。」

Robert：「這對你來說是很大的挑戰喔！一個完全不一樣的都市。」

Catherine：「其實都還用不著打長途電話的。」

Robert：「不，那是一個很大的地方，那邊的人可是跟你玩真的喔！我是說，他們的橄欖球隊是很爛的啦！但是，數學系的那些人可不是開玩笑的，你有一陣子

沒有上學了，你確定你可以應付的了嗎？你會很慘的。」

Catherine：「別擔心，沒事的。」

Robert：「但是你落後很多。」

Catherine：「我知道啊！」

Robert：「整整有一年耶！至少！」

Catherine：「爸，我知道，謝謝你的關心，我不知道這樣做到底對不對，我也不知道我到底應付不應付的了，我甚至不知道我到底能做什麼。」

Robert：「老天啊！Catherine，你應該事先先告訴我的。」

Catherine：「爸爸，如果萬一，真的萬一你需要我全天候的照顧...那我...」

Robert：「不會的，這不是重點。」

Catherine：「我甚至可以休學一學期，或者...」

Robert：「好了好了別說了，是這個月月底嗎？你之前怎麼都不提呢？」

Catherine：「爸，你又來了，申請學校要時間的啊！而且也是一直到最近你才沒有什麼狀況。」

Robert：「你剛剛不是才說我穩定多了。」

Catherine：「是啊！但是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沒有人知道你這個穩定的狀況可以持續多久。我告訴我自己一定要等，要確定你完全 OK。」

Robert：「你的意思是說，我才是關鍵囉！我真是要感到榮幸呢！」

Catherine：「隨便你怎麼想啦！反正我是認為你比較穩定了，才做這個決定的。」

Robert：「還得真謝謝你呢！」

Catherine：「別謝我，我必須這麼做，是我和你住在一起的，我了解你的病情。」

Robert：「好了，夠了，Catherine，別把話題轉到我身上來。」

Catherine：「我並沒有，你還記得嗎？那個時候，那些圖書館的書堆的高到天花板，你還在解碼。」

Robert：「那些書早就不在樓上了，我自己拿去還了，你還提這幹麻？」

【這個時候有敲門聲，Catherine 去開門，她跟著 Hal 一起進來，Hal 拿著一個牛皮紙袋，顯得有點緊張。】

Robert：「Mr. Dobbs. 原來是你啊！」

Hal：「嗨！我希望沒有打擾到你們。」

Robert：「你已經打擾到了，沒有比這個時間更糟的。」

Hal：「那...對不起。」

Robert：「我們正在吵架呢！」

Hal：「那對不起，我待會兒再來。」

Robert：「沒關係啦！反正我們要休息一下。」

Hal：「你確定嗎？」

Robert：「對啊！其實我們是在吵晚餐不知道吃什麼。你有什麼建議嗎？」

Hal：「這附近有一家很不錯的義大利餐館。」

Robert：「噢！」

Catherine：「這個主意真是太棒了！」

Robert：「老天啊！」

Catherine：「那家餐廳叫什麼？給我地址吧！」

Robert：「噢！不行不行，通通答錯了，但是還是很謝謝你。」

Hal：「我還是待會兒再來。」

Robert：「你別走，你要去哪？」

Catherine：「我到裡面去啊！」

Robert：「那晚餐呢？」

Catherine：「那你的學生呢？」

Robert：「Dobbs，你來這要做什麼，你有什麼事？」

Hal：「唉呀！我來的真的不是時候，真的很抱歉。」

Robert：「沒關係啦！」

Hal：「我改天到您的辦公室好了。」

Robert：「你別走，坐下來吧！Catherine，別再煩晚餐的事了，待會兒我們再討論會容易些。」

Catherine：「好啊！」【此時 Catherine 準備離開】

Robert：「真抱歉，Hal，我忘了為你介紹，她是我女兒 Catherine，Catherine 別走，跟我們喝一杯吧！Catherine，他是 Harold Dobbs。」

Catherine：「嗨！你好！」

Hal：「你好！」

Robert：「Hal 現在是博士班的研究生，研究一些很棒的東西喔！但是他很倒楣啦！跟我回系上的時間一樣，所以就跟著我做研究囉！」

Hal：「不會不會，我很幸運當你的研究生。」

Catherine：「你在芝加哥大學念多久了？」

Hal：「我一直都在寫我的論文。」

Robert：「Hal 是研究『無窮』學程的，等他論文要完成的時候，時間也會接近無窮、、、對了，你要喝點什麼嗎？」

Hal：「好，但還是麻煩您先看我的論文。」

Robert：「喔！真的嗎？寫好了喔！你這幾個月一定過的很精采。」

Hal：「有史以來最痛苦的幾個月。」

Robert：「恭喜你囉！」

Hal：「只是草稿而已，是去年春天我們討論的那些東西，我也不太確定是要等到開學之後再和你討論，或是現在，或是乾脆再寫另外一份草稿，反正我就直接拿過來了。」

Robert：「喝點這個吧！」

Hal：「謝謝。我還是決定把這份草稿拿來了，不知道是不是寫的還可以，大概可以吧！」

Robert：「不行，如果你覺得它可以的話，裡面一定還有很多錯誤的地方。」

Hal：「嗯...我...」

Robert：「沒關係，別擔心，我們一起研究來解決，你將來的前途是會很穩定的，你也會教授一群比你更年輕，更意氣風發的學生。」

Hal：「謝謝你！」

Robert：「我的女兒 Catherine 在西北大學的數學系。」

Hal：「那您的教授是誰？」

Catherine：「今年秋季班我正開始呢！我是大學部的學生。」

Robert：「大概還要三個禮拜你就開始了吧！」

Catherine：「對，大概三個禮拜多吧！」

Robert：「西北大學有一些不錯的教授喔！像 O'Donohue. Kaminsky。」

Catherine：「是啊！」

Robert：「他們會把你累壞的喔！」

Catherine：「我知道。」

Robert：「你要很努力才跟得上的。」

Catherine：「我想我辦得到。」

Robert：「當然囉！」

Hal：「你一定很興奮吧！」

Catherine：「是啊！」

Hal：「剛開始去上學一定很棒。」

Catherine：「怎麼說？」

Hal：「當然囉！認識新的人、新的環境、離開家。」

Catherine：「沒錯。」

Hal：「喔不，我指的是...」

Robert：「你說的沒錯，離開這個鬼地方，真是謝天謝地啊！也是時後到了啦！我也很高興看到她能夠離開。」

Catherine：「是真的嗎？」

Robert：「當然是真的。我也想獨自一人在這個地方靜一靜。Hal，你曾經這樣想過嗎？其實小孩成天在我們身邊讓我們高興、悲傷的，也很不好，我可以在這裡享受享受寧靜。」

Catherine：「其實不會啦！我每個禮拜都會回來，我會煮一大鍋的麵條撐死你，讓你整個禮拜都吃不完。」

Robert：「是喔，那我有時會不經意地突然開車到西北大學，在妳同學面前當眾糗妳喔。」

Catherine：「好啊，那我們要保持聯繫喔！」

Robert：「當然。對了，如果碰到難題要打電話告訴我。」

Catherine：「你也是。」

Robert：「好。記得給我你那邊的電話號碼。我也好想好好的做些事情」【對著 Hal 說話】

Hal：「請問你最近在做什麼事？」

Robert：「其實最近這一段時間我什麼也沒做。事實上我們應該感覺很高興，在每年的這個時間，我們都會將之前的事情完成，讓自己好好休息一下，準備下一個學期的開始。我愛九月的芝加哥，完美的天空，在湖面上有船，湖裡的魚、蝦也正是盛產，是相當鮮美的時候。太陽滿溫暖的，北邊吹來的涼風，提醒著你冬天快要來了。最重要的是，學生們都回來學校了，整個校園恢復了生氣，書店裡到處是人，每個人看起來都很忙的樣子。昨天下午我到書店去，書店裡擠滿了學生，他們瀏覽著書。學生們瀏覽了一大堆書，是不是啊？但是他們只是翻翻。你看他們把書一頁一頁地翻，一下塞進背包裡，一下又從背包裡掏出來。他們待著不走，一群一群地聚在那邊聊天、閒晃，這真是消磨下午很棒的一個方式。其實這很棒啊！你也不用特地看什麼，就到特別舊的書店去，把別人不要的唱片拿出來看一看，把別人不要的書拿出來翻一翻。你看看人家在這個書上寫了什麼字，當初的人在想什麼。你看他在什麼地方劃了重點，當初那個人覺得什麼東西重要。甚至於你可以翻出你的教授大學時候的那本課本，他把不要的書賣出來，然後你還可以看到上面工工整整地寫了他的名字。你看看當時你的老師做了些什麼習題，他在旁邊寫了什麼重點。這些學生總會挑定一些書，然後裝進包包裡帶走了。等到開學的混亂過了，學生安頓下來，即是他們真正開始讀書的時候，而這些書在這學期裡，都會被這些年輕小伙子消化掉，如同春天般充滿了生氣。看著這些回到學校的年輕人，熙熙攘攘、匆匆忙忙的，遇到許多舊的朋友，大家聚成一堆一堆地。的確是，剛開學時即是一副生氣蓬勃的樣子，混亂中又帶有點秩序，大家的目標其實一致，都在選課、找課本，當他們安頓下來時，就會開始好好讀書了。」

其實我真的也沒有做什麼事啦！而且也越來越困難，這大概就是一一定會發生的既定現象吧！對我、對你、對所有的人來說都很不幸。」

Catherine：「或許你會很幸運啊！」

Robert：「或許會吧！或許你會繼承我的衣鉢。」

Catherine：「別放棄啊，爸爸！」

Robert：「那你也別低估你自己。」

Catherine：「不管你怎麼說啦！」

Robert：「Catherine、Hal，還要再喝一點嗎？」

Catherine：「不喝了，謝謝。」

Hal：「謝謝，我真的得走了。」

Robert：「你確定嗎？」

Hal：「是的。」

Robert：「那我看完你的論文再打電話給你，這段期間你就輕鬆輕鬆吧！看看電影。」

Hal：「好。」

Robert：「下禮拜你可以到我的辦公室來。」

Hal：「是9月11日嗎？」

Robert：「是的，是的...（這時 Robert 臉色有點嚴肅的看著 Catherine）真是對不起啊！我以前對數字是記性很好的，生日快樂啊，女兒！」

Catherine：「謝謝你！」

Robert：「真是有點不好意思，」

Catherine：「爸，別這樣說。」

Robert：「我沒有買禮物送給你。」

Catherine：「沒關係啦！」

Robert：「我請你出去吃飯吧！」

Catherine：「不用這樣。」

Robert：「反正我們要出去嘛！我不想逛街也不要煮飯。我們去吃晚餐，離開這鬼地方遠一點，你想吃什麼，我們到北邊去吧！或是去唐人街，或是希臘街，我不知道有什麼好地方可去耶！」

Catherine：「你想吃什麼我們就去吧！」

Robert：「你想吃什麼我們才去。老天啊！是你的生日耶！」

Catherine：「那...吃牛排好了。」

Robert：「好，就這麼決定。」

Catherine：「不行不行，要先來點啤酒，真正清涼的啤酒，而且要便宜的。」

Robert：「好，一言為定。」

Catherine：「芝加哥的啤酒真的是淡而無味，簡直可以喝一整桶了。」

Robert：「是啊！他們是從密西根湖直接抽水，然後裝成啤酒的。」

Catherine：「噢，簡直是糟透了。」

Robert：「我就是喜歡這樣的味道啊！」

Catherine：「好，那我們吃牛排，烤得焦焦的，然後鋪上薯條和奶油菠菜。」

Robert：「我知道一個地方，不知道現在還在不在，如果有的話就可以吃到那些東西。」

Catherine：「別忘了還有甜點。」

Robert：「那還用說嗎？是你的生日耶！太好了，我們的晚餐有著落了。謝謝你提醒我們喔，Hal！」

Catherine：「Hal，你要不要跟我們一起去呢？我們剛剛真的太失禮了」

Hal：「不了，我不應該去的。」

Robert：「為什麼不呢？跟我們一起去嘛！」

Catherine：「對啊，跟我們一起去嘛！」

Hal：「不，我不行，我還有其他的事情。謝謝你囉，生日快樂！」

Catherine：「謝謝你，那我幫你開門。」

Robert：「Hal，9/11 見。」

Hal：「好。」

Catherine：「我馬上去換件衣服，爸爸你等我一下。」

【Robert 拿起筆記本，寫下這幾行字：「九月四號，一個好的日子...」寫下第一幕第一景時筆記本中的那些話】

【第二幕·第二景】

時間又跳回第一幕的當時。Catherine 說出那本深奧證明的筆記本是她所寫的。

Hal：「這證明是你寫的吗？」

Catherine：「是的。」

Claire：「你是說爸爸講出來，然後你抄下來的吧！」

Catherine：「不不不，是我寫的證明，是我寫的。」

Claire：「什麼時候寫的呢？」

Catherine：「從西北大學休學之後不久就開始了，爸爸死前幾個月我完成它的。」

Claire：「那爸爸看過這個證明嗎？」

Catherine：「沒有，他根本不知道我在做什麼，反正那時候他病的很重，這些對他有也不重要了。」

Hal：「我不太了解，這個證明是你自己寫的吗？」

Catherine：「是的，沒錯！」

Claire：「可是那是爸爸的筆記本。」

Catherine：「我用他空白的筆記本啊！樓上一大堆。」

Claire：「Hal，你到底是在哪裡找到這本筆記本的？」

Hal：「在你爸爸的書房。」

Catherine：「在他的書桌抽屜裡，是我給他...。」

Claire：「等一下等一下！Hal，你到底是在哪裡發現這本筆記本的？」

Hal：「書房裡書桌最底下的抽屜，是鎖著的，Catherine 給我鑰匙。」

Claire：「那為什麼這個抽屜是鎖著的？」

Catherine：「是我的抽屜啊！放了一些私人的東西，我用了好幾年了。」

Claire：「那抽屜裡還有其他的東西嗎？」

Hal：「沒有。」

Catherine：「當然沒有，只有...」

Claire：「我可以看那個證明嗎？【Hal 遞給她筆記本，Claire 順手翻了翻】你說這本筆記本是在爸爸的書房...你告訴 Hal 去找...你又給他這把鑰匙...你寫的這些不可思議的證明...然後你都沒有告訴任何人，誰相信你呢？」

Catherine：「我現在不就是在告訴你們嗎？我從西北大學休學之後，就一直待在家裡，也沒有什麼事情可以做。那時候覺得很沮喪，非常非常沮喪，但是後來我想通啦！反正就是數學嘛，不上學我自己在家裡也可以做啊！所以我就一直繼續唸數學，甚至爸爸上床睡覺後，我就晚上工作，我知道它很難，但是我辦到了。」

Claire：「Catherine，我真的很難相信。」

Catherine：「這是我寫的，這證明是我寫的。」

Claire：「我還是很難相信。」

Catherine：「Claire...」

Claire：「這個是爸爸的筆跡。」

Catherine：「那不是，是我的筆跡。」

Claire：「看起來就像是爸爸的筆跡。」

Catherine：「是我的，是我寫的。」

Claire：「我還是很抱歉，我...」

Catherine：「你可以問 Hal，他最近幾天都在看爸爸的筆記本。」

【Claire 再將筆記本遞給 Hal，他又仔細看了一下】

Hal：「我不太確定。」

Catherine：「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Claire：「你覺得筆記本的筆跡像是誰的？」

Hal：「但是我不知道 Catherine 的筆跡是什麼樣子啊！」

Catherine：「我的筆跡就是你在筆記本上看到的。」

Hal：「好，但是、、、」【Hal 再把筆記本拿給 Claire】

Claire：「你知道我現在在想什麼嗎？我想現在還早，我們也都累了，腦袋也都不清楚，那我們還是休息一下再...」

Catherine：「你們不相信我。」

Claire：「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說。」

Catherine：「沒關係，我不應該期望你們會相信我的。」

Claire：「那你可以告訴我們這個證明在說什麼嗎？這樣就可以證實它是你所寫的。」

Catherine：「你們不會懂得啦！」

Claire：「那你說給 Hal 聽好了。」

Catherine：「我們可以討論討論裡面的東西，是需要一些時間的！」

Claire：「你不能看這本書，你不能看裡面的內容。」

Catherine：「拜託，有 40 頁那麼長！這又不是背的，又不是鬆餅的食譜。是我的筆記本，是我所寫的，是我的鑰匙，是我的抽屜，是我所寫的證明耶！Hal，你告訴我姊姊！」

Hal：「我要告訴他什麼？」

Catherine：「說這是誰的筆記本啊！」

Hal：「我不太確定。」

Catherine：「你到底怎麼搞的，你最近不是一直在看我爸爸的東西嗎？你知道的，他筆記本裡的東西跟這個證明一點關係都沒有。」

Hal：「Catherine 妳...」

Catherine：「好，我現在就講裡面的證明給你聽。我們坐下來，但是我要那本筆記本。」

Claire：「好吧，那你就說給他聽吧！」【終於又將筆記本給了 Catherine】

Hal：「這要說上好幾天呢！就算這樣子，也不能證明那是妳所寫的啊！」

Catherine：「為什麼呢？」

Hal：「我是說也有可能是你父親寫的，或者是他解釋給你聽。反正，我並沒有確定是你父親寫的，但是也沒有證明是你所寫的啊！」

Catherine：「你們就是不相信，老天啊！爸爸病的那麼嚴重，這幾年來他根本無法做數學，就算他身體好一點也沒辦法做，你們都知道的。拜託，你還是個科學家呢！」

Hal：「好，沒錯，我有個建議，我認識系上幾個人，非常優秀，他們認得你父親，對他的研究也有所認識，讓他們看看這個證明。」

Catherine：「你說什麼？」

Hal：「我會告訴他們，我們發現了這本筆記本，我們不太確定是誰做的，但是我會和那幾位教授仔細過濾所有的東西。」

Claire：「這主意不錯。」

Hal：「我們也會搞清楚，到底這證明是要證明什麼，可能要花上好幾天，但是會得到一些結果。」

Claire：「這真是個好主意。」

Catherine：「你不可以這樣做。」

Claire：「Catherine。」

Catherine：「你不可以拿走這本筆記本。」

Hal：「我沒有要拿走」

Catherine：「你就是這麼打算對不對，你要據為己有。」

Hal：「拜託，老天啊！」

Catherine：「你就別浪費時間了，別在猶豫，你不是等不及了嗎？要去秀你精采的發現。」

Hal：「我只是要確定這證明到底是什麼。」

Catherine：「讓我來告訴你他是什麼。」

Hal：「你不知道的。」

Catherine：「是我寫的。」

Hal：「但是是你爸爸的筆跡啊！」【很痛苦似地但又不得不說出口】至少它看起來就像你爸爸的筆跡，他其他的筆記本也像是這個樣子的。」

Catherine：「他們根本不一樣，我從來沒把這本筆記本給任何人看，我本來是可以的，但是我想讓你先看，我也是一直到上禮拜才決定的，那是因為我相信你。」

Hal：「我知道。」

Catherine：「但是我做錯了。」

Hal：「你不要這樣講。」

Catherine：「姊姊不相信我我早猜到了，但是為什麼你也不相信我呢？」

Hal：「重點是這是你父親的筆記本啊！而且是一模一樣的筆記本。」

Catherine：「我已經告訴你了，我是用他空白的筆記本，而且是他多出來的。」

Hal：「可是在他的書房裡面沒有任何一本空白的筆記本啊！」

Catherine：「我剛開始寫這個證明的時候，就有很多空白的筆記本，而且是我買給他的，一定是他之後用光了。」

Hal：「那麼那個筆跡呢，你怎麼解釋？」

Catherine：「那你要我現在寫給你看嗎？」

Hal：「不用了不用了，也有可能是你父親一邊教你一邊做的。老天啊！這樣說也說不通。」

Catherine：「為什麼呢？」

Hal：「我是一個數學家啊！我知道裡面用了很新的數學技術。」

Catherine：「那又怎麼樣呢？」

Hal：「我知道要做出這個證明是很難的，簡直是不可能的吧！一定是你父親啊！只有在你父親巔峰的時候，有辦法做出這樣的證明。」

Catherine：「我也是一個數學家啊！」

Hal：「不像你父親啊！」

Catherine：「你覺得他是唯一一個可以做出這種證明的人嗎？」

Hal：「至少是我唯一認識的。」

Catherine：「你確定嗎？」

Hal：「你的父親...」

Catherine：「就算你們這些數學天才崇拜我父親，也不表示這個證明是我父親寫的啊！」

Hal：「當時你父親是最優秀的，我們這一代年輕的數學家一點都不如他。他二十二歲的時候，就在這個領域有了兩次革命性的發現，我只能說，當時你只在西北大學上了幾個月的課。」

Catherine：「我的表現不是在西北大學，我是在這個房子跟父親住了二十五年。」

Hal：「就算是這樣，這裡的數學科技太先進了，甚至有些是我不了解的。」

Catherine：「你覺得這些數學技術很新？」

Hal：「是的。」

Catherine：「那是對你而言太新，對我來說並不見得。」

Hal：「這不可能是你做的。」

Catherine：「這些萬一真的是我做的，你會怎麼樣呢？」

Hal：「你做的那又怎麼樣呢？」

Catherine：「我告訴你吧！如果到最後證明這是我做的，那你們就完了。對於你們這些窩藏在學校裡面，一天到晚做跛腳數學的人，整天吹牛，或去參加什麼聚會，或者是演奏那些糟透的音樂，以及到二十八歲還在懷疑自己，是否已經過了高峰期的這些人，你們就真的完了。我告訴你，你根本不用懷疑，你真的就是過氣的人。」

（其實 Hal 有一點猶豫，但是最後他受不了還是離開了。這時 Catherine 也非常生氣。）

Claire：「小妹，我們進去吧，小妹！」

（此時 Catherine 手上拿著筆記本，就開始用力撕，Claire 衝過來搶，二個人一邊爭執一邊搶奪著筆記本。Catherine 最後搶到了筆記本，此時她們姊妹兩站的有點分開，喘著氣。寂靜不久之後，Catherine 往地上丟下筆記本，離開舞台）

【第二幕·第三景】

時間到了隔天的早晨，陽台空無一人，Hal 鬼鬼祟祟地回來，他在前門一直敲門都沒有人回應，接著他繞到後面陽台上也沒有人。

Hal：「Catherine，你在嗎？」

Hal：「我想你們已經出發了。」

Claire：「沒有，我得延期。」

Hal：「Catherine 在家嗎？」

Claire：「我想你來的不是時候吧！」

Hal：「我可以見她嗎？」

Claire：「不是時候吧！」

Hal：「怎麼回事呢？」

Claire：「她正在睡覺。」

Hal：「那我可以等她睡醒嗎？」

Claire：「她從昨天就一直睡到現在，她也不起床，也不吃東西，也不跟我說話，害我也不能回紐約。我得一直等，等到她精神穩定了再說。」

Hal：「糟糕，真是對不起，我想跟她說說話。」

Claire：「我想這沒什麼好說的。」

Hal：「她最後有沒有跟你說什麼事情？」

Claire：「是有關你的嗎？沒有。」

Hal：「昨天其實我知道啦！她要我們相信他，但是我沒有。」

Claire：「我們兩個也都沒有。」

Hal：「我不知道該從何說起，我覺得糟透了。」

Claire：「那...你和她上床又是怎麼回事？」

Hal：「我想這不關你的事吧！」

Claire：「你在胡說些什麼？我是她姊姊，我得照顧她。有你在這兒和她亂來，真是礙事。」

Hal：「我沒有和她亂來啊！事情很自然就發生了。」

Claire：「那發生的時間還真是不巧。」

Hal：「這不是我決定的，是我們兩個都覺得...」

Claire：「那為什麼你要這麼做呢？你知道她的狀況的啊！她這麼脆弱，然後你想佔她便宜。」

Hal：「不是這樣的，我們兩個是情投意合的，我也不想傷害她。」

Claire：「你已經傷害她了。」

Hal：「現在我真的很想跟她說說話，可以嗎？」

Claire：「不行。」

Hal：「你要帶她走嗎？」

Claire：「沒錯。」

Hal：「去紐約嗎？」

Claire：「沒錯。」

Hal：「你就一定得逼她去紐約嗎？」

Claire：「看情況是的。」

Hal：「難道妳不想聽聽看她自己願不願意去嗎？」

Claire：「她根本不跟我說話，我怎麼辦？」

Hal：「讓我試一試，讓我跟她談談。」

Claire：「算了吧！反正這也不關你的事。」

Hal：「其實我了解妳的妹妹，她沒有妳想像中脆弱。」

Claire：「妳怎麼知道？」

Hal：「其實她可以照顧自己的，她和我說話時也很清醒，說不定她喜歡這樣，喜歡和我說話。」

Claire：「什麼！她喜歡這樣！你瘋了嗎？就是因為你，所以她才在樓上都不下來的。你根本不曉得她想要什麼，你根本不了解我妹妹。你們這些無聊透頂的數學家，你們根本不花大腦，你只是成天混在這兒，闖出一大堆麻煩。倒楣的是我，還得從紐約飛來這邊收拾殘局。Catherine 是一定得離開芝加哥的，離開這個房子。反正我會給你我紐約的電話號碼，到時我們安定了，你可以打電話給她。就這麼辦，其他的廢話少說。」

Hal：「那也只有這樣了。」【沒有要走的意思】

Claire：「我不是有意要趕你，我還有很多事要做。」

Hal：「還有一件事情，我想你不會答應的。」

Claire：「我知道，你把這本筆記本拿走吧！」

Claire：「你等一下，我拿給你。」(Hal 這時很驚訝)

Hal：「我以為你會不答應的。」

Claire：「放心，我了解，你想來看我妹妹那是很好的，但是你更想看這本筆記本。」

Hal：「其實以一個數學家來說，這也算是我的責任吧！我不能就這樣不管這個證明到底是誰寫的啊！」

Claire：「好，你放輕鬆，這我可不在乎，你就拿走吧！我留著它也沒用啊！」

Hal：「妳確定嗎？」

Claire：「沒錯啊，你就拿走吧！」

Hal：「那你信任我嗎？」

Claire：「對。」

Hal：「妳剛剛才消遣我成天無所事事的。」

Claire：「我知道，你們是有點蠢啦！但是還不至於不誠實。總是要有人把這個證明搞清楚，而我又不懂。如果能在芝加哥把這些事情弄清楚，我相信我父親會很喜歡的。等事情都弄清楚之後，你再告訴我們，看看我們該怎麼做。」

Hal：「真是謝謝妳。」

Claire：「你不用謝我，我們能做的就是這些了。我的名片在這兒，你隨時打電話給我。」

Hal：「好。」

（Claire 這時把 Hal 叫住，顯出有些猶豫）

Hal：「什麼事？」

Claire：「你可以跟我說一下這個證明嗎？我也蠻好奇的，我想知道。」

Hal：「這需要一些功夫喔！你對數學了解多少？」

Claire：「我是一個貨幣流通分析師，可能對數字反應滿快的，我大概有繼承到我父親百萬分之一的數學天才，這就夠了吧！Catherine 比我聰明多了，但是我不曉得她比我聰明多少。」

【第二幕·第四景】

時間再度跳動，跳回三年半前，也就是 Catherine 到西北大學讀書之後沒多久。十二月份美國北方開始了寒冷的冬季。Robert 在陽台上，穿著一件簡單的 T-shirt，手上拿著筆記本，沒多久我們就聽到 Catherine 進來的聲音。

Catherine：「你在外面幹什麼啊？」【她走進來，穿著一件帶有頭套的暖大衣，外面應該很冷】

Robert：「我在工作。」

Catherine：「現在十二月耶，現在只有華氏三十度耶」

Robert：「我知道啊。」

Catherine：「你難道不需要穿個外套嗎？」

Robert：「妳難道認為，我現在已經沒有辦法做這種判斷了嗎？」

（他好像有點驕傲的說，他現在神智是很清楚的）

Catherine：「你不覺得冷嗎？」

Robert：「我當然覺得冷啊，我冷得已經凍斃了。」

（其實這邊說了一句話滿好笑的，直接翻譯說：「我當然冷啊！我冷得屁股都要凍掉了。」）

Catherine：「那你到底在外面幹什麼？」

Robert：「我在外面想啊，我在外面寫啊。」

Catherine：「你會凍壞的，你會感冒的。」

Robert：「在房裡太熱了，暖爐弄得空氣太乾燥，而且動不動就有霹靂啪啦的聲音，我沒辦法專心。如果房子沒那麼老，我們就可以安裝中央空調系統，我就可

以不用出來到陽台上工作了。但沒辦法啊，房子就這樣。」

Catherine：「我進去把暖爐關掉，我們進來吧，裡面比較安全。」

Robert：「其實我覺得在外面很好了，我沒事的。」

Catherine：「我一直有掛電話進來，你到底有沒有聽到啊！」

Robert：「那個讓我太分心了。」

Catherine：「我不知道你究竟在做什麼，所以我得一路開車趕回來看你。」

(就是她從學校裡打電話很緊張的找不到爸爸，所以很緊張地趕回來。)

Robert：「我看得出來妳是匆匆忙忙回來的。」

Catherine：「而且你還害我要蹺課，你知道嗎？」

(這個時候 Catherine 已經進去，拿了一件大衣回來，幫她爸爸披上。)

Catherine：「你為什麼不接電話呢？」

Robert：「對不起，Catherine，妳知道這是一個優先順序的問題，而且工作總是優先比較高的。」

Catherine：「你真的在工作嗎？」

Robert：「真的，我真的在工作，而且我的機械已經開始運轉了，它現在是全力的在運作，好像汽車的每一個引擎都點了火一樣，我整個人就好像著火一般。所以我得要外面，我已經好多年沒有這樣的感覺了。」(Robert 指著他的大腦說。)

Catherine：「你一定在開玩笑吧，我不相信。」

Robert：「我自己也不相信啊！但是這是真的。大概一個星期以前開始的，我早上起來，走到樓下，自己沖一杯咖啡，就在我把牛奶倒進去之前，忽然就像有人在我的大腦裡面，點亮了燈一樣，而且不只是燈，而是像整個發電廠都亮起來了一樣。我就好像一下子回到了二十一歲。」

Catherine：「你一定在開玩笑吧。」

Robert：「不不不，我現在真的回來了，我現在好像回到某種可以接觸源頭的那種感覺，我的所有創造力的源頭，我在這些年裡面喪失的創造力，現在又好像從一個泉頭裡面湧現出來了。所以我就坐下來，坐在創造力的源頭上面。」

Catherine：「我的老天啊！」

Robert：「它並不是神奇，不是說忽然之間就有一個神開啟了一個管道，然後就灌輸觀念到我的腦袋裡面，或者直接透過我的手寫在筆記本上，我還是需要很努力的工作，才能把它成形。而且我將需要一大堆的工作，這夠我做後半輩子了，一點都不會簡單。但是我發現原始的材料已經在那了。就好像我們開車本來塞在車陣裡面，忽然一下，前面的整條線全部都空了，所以我就可以加速向前衝，然後我看到整個的地形，也看得出來，有那些工作有待完成，可以看出有些技術用的上，及這些革命性工作的可能性在什麼地方，這全部都看得出來。對不起，我現在只顧著說我自己了。妳在學校過得怎麼樣了？」

(你可以想像，Catherine 正專心傾著身子聽她爸爸講這些事，她爸突然一下問她妳學校怎麼樣了，她反而愣了一下，她向後靠了一點，你可以想像她女兒做了那個表情。)

Catherine：「還好啊。」

Robert：「妳很用功嗎？」

Catherine「那當然啦！」

Robert：「老師對妳好不好？」

Catherine「好啊！爸爸...」

Robert：「那妳有沒有交朋友？」

Catherine「當然有啦！」

(Catherine 話還沒講完，爸爸又問。)

Robert：「開始約會沒有啊？」

Catherine「沒有，爸，你先不要說了。」

Robert：「你不一定要說細節，我只是感興趣。」

Catherine：「我在學校裡很好的，但是我現在想要談談你做的事情。」

Robert：「好啊，這樣最好了，那我們就談吧。」

Catherine：「這些工作都寫在裡面了嗎？」(Catherine 就指著桌上那一疊筆記本)

Robert：「一部份是寫在裡面了。」

Catherine：「我可以打開看看嗎？」

Robert：「都還在很初期草稿的階段。」

Catherine：「無所謂啊，我還是可以看看。」

Robert：「其實老實告訴妳，沒有一件事是真的寫完的，都還在進展當中，我剛剛說嘛，我想還要好幾年的時間才能夠完成。」

Catherine：「可以啊，我不在乎，就讓我看一點東西嘛。」

Robert：「妳真的想看嗎？」

Catherine：「是啊！」

Robert：「我相信妳會很感興趣的。」

Catherine：「爸，當然啦！我很想看。」

Robert：「我相信妳想看，而且妳會很感興趣，因為那就是妳最感興趣的那個領域。妳知道這讓我多高興啊！」(Catherine 沒有接話)

Robert：「我想，這些事情夠我花後半輩子的時間去把它做出來，而且不只是我，我曾經有一段時間想像我已經完了，妳知道嗎？Catherine，已經真的完了。雖然我很高興我還可以走去辦公室，我可以有一個好的生活，假裝還在學術界裡面，但是我私底下真的是恐懼得要命，我真的已經完了，妳知道嗎？」

Catherine：「我不知道、、、」

Robert：「我真的是覺得自己完了，但是最近我有另外一個主意，想到另外一件事，那就是我想到妳。妳的創造力在現在這個年齡才剛剛開始，所以我覺得妳可以把我的工作繼續下去，想到這邊，我剛剛的恐懼就消失了，就比較緩和一點了。」

Robert：「就算妳以後沒有讀數學，對我來說也可以接受，當然我更高興就是妳也讀了數學。像妳姊姊，她過得滿好的，我對她頗滿意的。但是對妳，我是真的感到很驕傲。我不是故意要糗妳，其實，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們想要有孩子，我們希望孩子能夠繼續我們的事業活下去，然後可以完成我們沒辦法完成的工作。既

然現在我又回到場上，我覺得我又可以做點事，但我發現，我有更好的主意。」

Catherine：「什麼主意啊！」

Robert：「就是我的女兒可以繼續我的工作這樣做下去啊！我知道妳西北大學也有你自己的事，我不希望你荒廢學業，但是如果你跟我一起工作，我也可以幫你打幾通電話，跟你的教授說一說，那我們一起把工作完成...你看，我又扯那麼遠了。好了好了，不說這麼多了，你要看看我寫的東西，那我們就開始吧！你知道嗎？我草擬了一個東西，就是證明題的大綱啦！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結果，非常非常重要！但是你知道的，他還沒完成。看，從這邊開始，只是一個草稿而已，有一點亂...」

（Robert 將一本筆記本交給 Catherine，Catherine 打開來仔細看了一下，看完後她把書合起來，坐在 Robert 的身邊。）

Catherine：「爸，我們進屋裡去吧。」

Robert：「我裡面寫的思路跳得很快，妳大概跟不上，但是我可以告訴妳，我可以教你。」

Catherine：「爸，你會冷的，我們還是進屋裡去吧！」

Robert：「這裡的關鍵跳得太快，有點難懂。我們一起看。」

Robert：「就這樣子好了，我們就一起從這裡討論。我們再一起來想這中間是不是還有什麼問題，還有什麼漏洞。」

Catherine：「我不想在這麼冷的天氣工作，我們還是進去好了。」

Robert：「我不是告訴妳嗎？裡面難受死了，那個暖爐我沒辦法忍受的啦！就一下子嘛，妳就開始一行一行大聲唸出來，好不好？也可以想是不是有更簡單的方法來做這個問題。」

Catherine：「不要，我們先進去啦！」

Robert：「我已經等這一刻等了好幾年了，妳就讓我趕快把它做完，我們就開始嘛！」

Catherine：「我就是不要嘛！外面這麼冷，我沒辦法在外面想事情的，進去再談。」

Robert：「妳如果不跟我好好的把這個證明讀一遍，我就不進去。」

Catherine：「你如果不進去，我就不讀它。」

Robert：「妳給我坐下來，妳給我讀。」【那沒辦法了，Catherine 就打開了那本記事本，然後就開始讀。】【想像父親大聲叫，開始大聲咆哮起來。】

Catherine：「令 X 等於 X 所有數量的數量，令 X 等於冷，在十二月是冷天，冷的月份等於十一月到二月，一年有四個冷月份跟四個熱月份，剩下的四個尚未決定溫度的月份，二月下雪，三月的湖是一整湖的冰，九月學生都回來塞滿了書店。令 X 等於書店塞滿人的日子，當冷的月份趨近於四的時候，書的數量趨近無窮大，在將來，永遠不會比現在更冷，所以將來的冷是無窮大。將來的冷就等於將來的熱，書店是無窮的，所以永遠不會塞滿，除非在九月。」

Catherine：「沒關係，沒關係，我們進去吧。」【可以想像 Catherine 一邊讀的時候，聲稱自己很熱，聲稱自己正像高速動能的父親開始無法控制的顫抖起來。Catherine 讀到這個地方，

緩緩的把記事本合上，放在桌上，摟住她的父親。】

Robert：「好冷喔，我真的覺得好冷喔。」

Catherine：「沒關係，我抱著你，我會讓你暖和起來的，我們進去吧。」

Robert：「妳能不能今天不要走？」

Catherine：「不會的，我不會再走開了。來，我們進去吧！」

燈光漸漸暗下來，第四景結束

【第二幕·第五景】

時間拉回現在，就是 Hal 拿走筆記本後，大概一個禮拜左右。Claire 手上拿著機票，在看她的飛機行程，不久 Catherine 也進來了，還帶著一個旅行包。她們兩人在喝著咖啡。

Catherine：「這咖啡滿好的。」

Claire：「是，是不錯的，我們再紐約那兒都固定到一個地方買咖啡，他們在地下室有一個機器，自己專門烘烤咖啡豆，在街上就聞得到味道。有時候早上起來，從四樓頂都能聞到香味，不是很美妙嗎？雜誌上甚至都這樣寫，是曼哈頓最好的。誰知道啊！反正是滿好喝的。」

Catherine：「聽起來不錯。」

Claire：「你一定會喜歡的。」

Catherine：「是啊。」

Claire：「你今天氣色不錯。」

Catherine：「謝啦！你也是啊！」

Claire：「這個光線真好！」

Catherine：「是啊。」

Claire：「就是這個光線我最懷念了，我們可以整個早上都坐在這兒。」

Catherine：「對，也不會那麼熱。」

Claire：「你覺得冷嗎？」

Catherine：「沒有啦！我只是...」

Claire：「是有一點點涼。對不起，我們要不要進來一下呢？」

Catherine：「沒關係。」

Claire：「我只是覺得在陽台上這邊喝杯咖啡應該是不錯的。」

Catherine：「是啊！是很不錯。」

Claire：「再加上我們把廚房這些東西都移開，變得寬敞多了，但如果你覺得冷的話我們可以...」

Catherine：「不會不會，我不會冷。」

Claire：「你要穿外套嗎？」

Catherine：「好啊！謝謝你。」

Claire：「你看，這個時候的天氣就是這樣。」

Catherine：「是啊，你可以感受到秋天冬天馬上就來了。」

Claire：「其實，我們也可以不用那麼急著要走。」

Catherine：「我知道。」

Claire：「如果你真的想留在這邊，自己靜一靜的話，也...」

Catherine：「不用了，不用那麼麻煩了。」

Claire：「其實我們不用那麼趕，我們還有二十多分鐘呢！」

Catherine：「我知道了啦！」

Claire：「我們也都打包好了。」

Catherine：「是的。」

Claire：「其實如果真的忘記了什麼東西也沒關係啊！我想下個月搬家公司就會幫我們送來啊！我知道啦，你不太想離開這裡。」

Catherine：「沒關係啦！」

Claire：「但是我們一起去紐約是一個對的決定。」

Catherine：「我知道。」

Claire：「我只想盡我所能讓你好過一些，那搬來紐約住也算是一個好的過渡時期啊！對 Mitch 來說也滿好的。」

Catherine：「喔。」

Claire：「其實要離家的第一步是最困難的，但是我們到紐約之後就可以輕鬆點啊！好好享受一下。」

Catherine：「對，我知道。」

Claire：「啊！你一定會愛死紐約的。」

Catherine：「是啊！我很想看看紐約。」

Claire：「你一定會愛上它的，紐約是一個最新鮮、最刺激的城市啊！」

Catherine：「我知道啊！」

Claire：「不像芝加哥那麼無趣。」

Catherine：「我從報章雜誌也看到不少有關紐約的消息。」

Claire：「你一定會喜歡它的，就像在自己家一樣。」

Catherine：「你知道我期待什麼嗎？」

Claire：「什麼呢？」

Catherine：「當然是要看看百老匯的音樂劇囉！」

Claire：「沒問題，你想看什麼，Mitch 都會幫我們買到票的。」

Catherine：「還有洛克菲勒中心，冬天時那些溜冰的人。」

Claire：「嗯。」

Catherine：「當然囉！還有那些博物館、美術館也不能錯過。」

Claire：「我知道這對你來說有多困難。」

Catherine：「你不要一直這樣說，聽你這樣說才是令我最難過的呢！」

Claire：「等我們到了紐約你就知道了，你可以做很多是啊！有很多機會等著你。」

Catherine：「誰不知道，有那些壓抑、化學治療、電療等方法。」

Claire：「你說什麼，我說的是學校，在紐約有很多有名的學校啊！有 NYU，有 Columbia...」

Catherine：「那些大學的生活！橄欖球隊啊，到外面去遠足啊，在校園裡面看到男男女女在那邊親熱啊！」

Claire：「或者你對上學沒興趣，那我們可以幫你找個工作啊！Mitch 他有很多人脈的。」

Catherine：(諷刺開玩笑地說)「那他在色情電話服務那一行應該也有認識的人吧！」

Claire：「我真的很想幫你渡過這個階段。」

Catherine：「你不用操那麼多心，我的老姐啊！一定會很容易的，容易到你都不能夠相信。」

Claire：(冷冷地說)「謝謝你喔！」

Catherine：「我會乖乖的坐在飛機上的，一路飛回紐約，然後我也會聽你的話，乖乖的跟你們住在一起，然後我也會乖乖回答任何醫生的問題，你不用擔心那麼多。」

Claire：「你看哪個醫生都沒關係，或者你不要看醫生也可以。」

Catherine：「我想看一個醫生，他的名字叫 Dr. Von Heimlich，你幫我找一個吧！我還希望他能戴單眼鏡片的眼鏡，要坐在非常柔軟，皮質非常好的沙發上，這樣我才能舒服地接受治療，然後說這一切都是你害的。」

Claire：「你別開玩笑了，那你不要跟我一起到紐約去好了。」

Catherine：「不，我跟定你了。」

Claire：「你還是待在這邊吧！看你怎麼過活！」

Catherine：「我自己一個人在這裡是可以的。」

Claire：「算了吧！過去這五天來你根本無法照顧你自己。」

Catherine：「你亂講。」

Claire：「你成天睡覺，我還得取消班機，班也上不成，我就差那麼一點就要把你送到醫院去了，到最後你終於自己爬起來了。」

Catherine：「我只是累壞了。」

Claire：「不是，你不是累壞，你根本就是神智不清，Catherine，而且你也不講話。」

Catherine：「我不想跟你說話。」

Claire：「好吧！那你就留在這兒，如果你這麼恨我的話。」

Catherine：「我留在這裡要做什麼呢？」

Claire：「你不是很聰明嗎，你自己想一想。」(這個時候 Claire 生氣了，她從包包裡找出一張支票，丟在桌上，就匆忙離開了，留下 Catherine 獨自一個人。Hal 這時候進來，慌慌張張地跑得上氣不接下氣，穿得很隨便，看起來也很累的樣子。)

Hal：「還好你還在這裡，我剛剛在門口看見 Claire，我還以為你們已經出發了。這個鬼東西已經查出來了，我從頭到尾看了兩次。你知道嗎，和資深的教授還有

年輕的專家們研究了半天，其實也滿奇怪的，裡面有不少新的技術不知道從哪裡冒出來，有一些地方還滿難懂的，但是我們就是找不到有任何的錯誤，當然啦，說不定裡面有錯的地方，但是我們就是檢查不出來。我都還沒有睡覺就跑來了，這個證明題有道理耶，我想你會想知道。」

Catherine：「我早就知道了。」

Hal：「我還要求那些專家教授們也發誓要保守秘密，他們急的跳腳呢！你看，如果一封 e-mail 傳出去他們就完了，我這樣警告他們，他們是不會亂說出去的啦！這些專家教授們都是膽小鬼，那我就趕快跑來看你了。」

Catherine：「我要走了。」

Hal：「難道不能等一下嗎？」

Catherine：「你想做什麼？你有了這本筆記本，我姊姊說你特地跑回來拿它，而她也給了你這本筆記本，那你愛做什麼就做什麼，你可以出版啊！」

Hal：（有點難過的說）「Catherine 你不要這樣講。」

Catherine：「只要我姊姊同意你就可以出版了，反正她也不懂啊！」

Hal：「我不需要經過 Claire 的同意啊！」

Catherine：「那難道是要我的同意不成？你就出版吧，開個記者會告訴全世界的人我父親偉大的發現。」

Hal：「我不是要這樣做的。」

Catherine：「那你是要怎麼做？你乾脆說這是你自己的作品算了。誰在乎呢？說那是你自己的作品，所有的數學系都搶著要你呢！」

Hal：「這應該不是你父親寫的。」

Catherine：「可是上禮拜你是這麼想的。」

Hal：「那是上禮拜的事，我這個禮拜以來，都一直在研究這個證明，我想我多多少少看懂了，他用了一些很新的數學技術，比如說最近十年來才發展出來的新技術，像橢圓曲線，模型式等。我這個禮拜學到的數學，比我過去這四年來在研究所學的還多呢！」

Catherine：「那又怎麼樣呢？」

Hal：「這個證明其實是很新的。」

Catherine：「你還是回去睡覺吧！你累了。」

Hal：「過去這十年來，你父親的狀況怎麼樣？他不是很穩定對吧？」

Catherine：「你到底說完了沒有？」

Hal：「我想他應該沒辦法掌握那些新的技術吧！」

Catherine：「但是你別忘了，我父親是個天才。」

Hal：「但是他也是個瘋子啊！」

Catherine：「有可能是他最後才學到的一些數學的技術啊！」

Hal：「有可能，但樓上的那些書我全都查過了，你的父親喜歡在筆記本上記下日期，就連他那些亂七八糟的東西，他也會寫上日期，而這個證明題上並沒有日期。」

Catherine：「那這個字跡又做何解釋呢？」

Hal：「看起來是你父親的筆跡啊！小孩子跟父母親的筆跡相像，這也說的過去，反正他們那麼多年生活在一起。」

Catherine：（嘲諷的說）「這倒是很有趣的說法。」

Hal：「我想就是這樣的。」

Catherine：「我也是這麼認為，這就是上禮拜我要告訴你的，只是你們都不相信。」

Hal：「我現在知道了。」

Catherine：「可是你已經搞砸了。」

Hal：「我...」

Catherine：「你搞砸了是沒錯啦！但是你其他的事情還做的還好啦！什麼你尊敬我的爸爸啦，你永遠愛我啦，時時刻刻跟我在一起啦！你和我上了床，又得到這本筆記本，你真是一舉兩得，你還真是個天才呢！」

Hal：「你別這樣講，你這樣講還真是挖苦我了。我不是求你說要喜歡我或原諒我，我只是真的很希望在你走之前，可以和你討論這些東西，真正數學很專門的東西，我並沒有其他的奢求。」

Catherine：「你作夢。」

Hal：「我不是說我們有一些疑問嗎？如果可以跟你討論一定很棒，我只是想聽聽你怎麼解釋這個證明。」

Catherine：「不可能。」

Hal：「反正最後你還是要處理這件事情，你也不可能把它丟在一邊不管，終究還是要出版的，你還是得和別人討論的。這本書還你吧，那我要走了。」

Catherine：「我不要這本筆記本。」

Hal：「Catherine 你別開玩笑了，我只是想彌補一下我做錯的事情。」

Catherine：「太晚了，你聽見嗎？你還以為你真的搞懂什麼。你跑來這裡那麼得意的對自己說你相信我。你現在這麼確定，你這麼隨便就改變主意，你根本一無所知。這本筆記本，這個數學，這些日期，這些字跡，還有你跟你那群專家教授們那些狗屁討論，那都沒有用的。對我來說，這些都不能證明什麼。」

Hal：「那你要怎麼樣嘛！」

Catherine：「你應該之前就相信我的。」

Hal：（不想跟 Catherine 爭辯下去，於是他轉移話題）「你姊姊已經賣了房子了？」

Catherine：「是的。」

Hal：「那你留在芝加哥吧，反正你也是大人了。」

Catherine：「她要我住在紐約，她要照顧我。」

Hal：「你需要人家照顧你嗎？」

Catherine：「是啊！我姊姊覺得我需要照顧啊！」

Hal：「拜託，過去這五年來是你照顧你父親耶！」

Catherine：「所以囉！大概現在輪到我了，我又踢又叫，我神智不清，讓人家照顧應該也不錯嘛！我累了，反正這房子破舊不堪，而且又是我爸爸的房子。」

Hal：「這房子不錯啊！」

Catherine：「但是已經很破舊了。」

Hal：「看的出來。」

Catherine：「而且冬天冷的要命，風很大。」

Hal：「這就是芝加哥啊！」

Catherine：「房子裡不然就是冷的要命，不然就是暖氣開了，熱得讓你要窒息。」

Hal：「我還滿喜歡冷天氣的，這樣腦袋比較清楚。」

Catherine：「住個幾年吧，你就不這麼說了。」

Hal：「其實我一直都住在芝加哥啊！」

Catherine：「是嗎？」

Hal：「對啊，跟你一樣啊！」

Catherine：「反正我已經決定不再待在這裡過冬了。」

Hal：「其實你應該沒什麼問題的。」

Catherine：「我想我大概像我爸爸吧！」

Hal：「我也是這麼認為。」

Catherine：「其實我很怕像我爸爸。」

Hal：「你又不是他。」

Catherine：「可能我會是像他一樣的啊！」

Hal：（安慰著說）「但是你會好起來的，你沒有那麼糟啊！」

（把筆記本拿給 Catherine，Catherine 看著筆記本，雙手摸著封面，很懷念的模樣，這時 Catherine 應該已經不對 Hal 生氣了。）

Catherine：「你剛剛說什麼來著？你說這個證明實在是太棒了，是嗎？」

Hal：「對對對，這實在是太精采了。」

Catherine：「其實好像是把很多的點連在一起的遊戲一樣，有時候我可以一個晚上連完三四個點，有時候它們又好像漏洞百出，我一點頭緒都沒有。然後我根本沒辦法繼續再做下去。」

Hal：「你的父親真的不知道你在做證明嗎？」

Catherine：「他不知道啊！我都是半夜工作的，那個時候他都在床上。」

Hal：「每天晚上嗎？」

Catherine：「也不是，總是有想不通的時候，我就看看電視，有時候父親也會睡不著，他也會下來跟我坐一塊兒，我們會聊聊天啊！當然不是聊數學，其實他沒辦法；那時候我們會看看電影，會說說電影的情節；或者是我們老是說要修暖氣，但後來我們又決定不修它，就算它在半夜裡霹哩啪拉作響，我們還滿習慣的，空氣暖暖的，我們還挺喜歡的；有時候我們會說說早餐要吃什麼，想起那些時光還真的滿好的。我知道這個證明是對的，但是裡面看到很多不是很通順的地方，有一些近似值一塊一塊的，不是很完整能被連接的上。這個證明還是很粗糙，爸爸的東西比較精緻完整，當然我是指爸爸年輕的時候。」

Hal：「你想現在跟我討論一下嗎？看看有哪邊是比較麻煩的地方，我們說不定可以一起把它研究出來。」

Catherine：「我也不太確定。」

Hal：「那就找一個地方嘛！來，我們試一試吧！或許你會發現更精密的方法。」

（這時 Catherine 跟 Hal 是完全平靜下來了，Catherine 打開筆記本，慢慢找到一個地方）

Catherine：「從這裡開始吧！」

落幕，全劇終